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任主根鈍

華之會社

卷一第

期四十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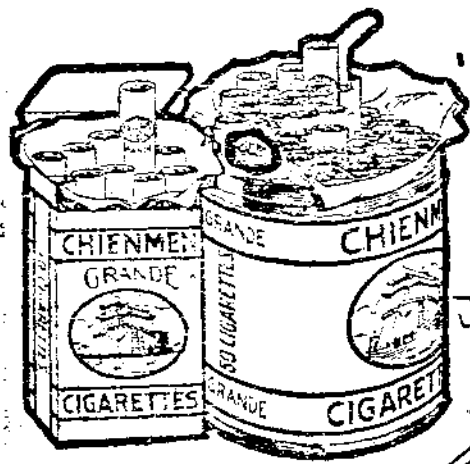
姜半秋畫



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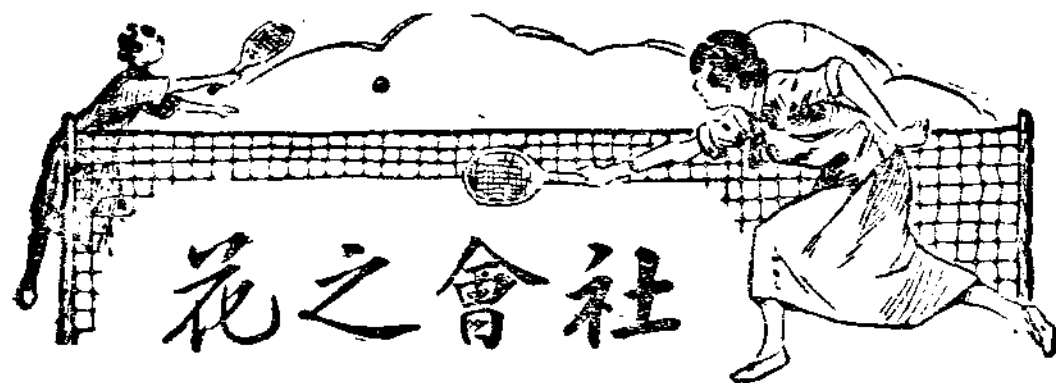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海上

大前門香烟



右顧嬌妻。
左擁愛子。
口啣大前。
門香烟為。
家庭最樂。
之事。





花之會社

.....(錄日期四十第卷一第).....

三個月之小孩	
白牡丹之武家坡	
檀香山之海濱旅館	
濟南大明湖之張公祠	
糟糠鏡	劉豁公
劍影樓漫錄	吳紅芍
雙鴛侶	陸律西
讀沙場舊夢誌感	易靜哉
善城三日記	禹鐘
禁止早婚的學校	又錢
暮春感作	周武臣

孩小之月個三



黑龍 江陳 阜東 君大 公子 杜蔭 基贈

白牡丹之武家坡



心心照相館攝贈

檀香山之海濱旅館



趙晉卿君贈

濟南大明湖之張公祠



奚紹武君攝



糟糠鏡

劉豁公

一日爲禮拜六日。晨曦甫上。宿霧猶濃。漢皋江岸行人。已自霧氣中。幢幢往來。遙望如觀影戲。中有妙齡少女。修眉媚眼。頰暈微渦。衣履不華。而製殊新穎。能吸收男子目光。過客咸驚其豔冶。一浮薄少年。方倚牆隅結襪。瞥見女郎掠巷過。衣裙飄拂。翩若驚鴻。望影已知爲尤物。急起馳與並肩。微窺半面。復縮身尾女後。引鼻遙嗅。狀若戀雌之狗。女郎偶一回顧。見狀。晒曰。寒乞兒亦萌妄念耶。掉首轉入英租界。忽一汽車馳至。司機者爲一白哲青年。揚手遙招曰。娟妹且止。吾送汝行。言已停車躍下。與女握手道晨安。狀殊親密。忽聞有人遙呼阿娟姊。女曰。此吾肆中伙伴。周曼蘿女士也。卽見一少女珊珊至。衣裳樸潔。修短合度。豔麗不及阿娟。而誠懇溫柔。現諸顏色。笑向阿娟曰。君乘汽車何往者。曰。將往工場。曼蘿驚曰。赴工場乃以汽車代步耶。阿娟笑指司機曰。此吾友黎一勤君。彼晨起趨市中途邂逅。邀我附車蒞肆耳。少年脫帽爲禮。延二女同入車廂。揆機立

發。謂阿娟曰。吾日來從事儲蓄。明年此日。吾二人當能成禮。阿娟曰。信耶。然則爲我購金釧指環。當亦列諸預算。一勤聞言不懌。心念貧人娶婦。乃能議及金飾耶。曼蘿辨色已知。急急亂以他語。談笑甚歡。俄抵衣肆。二女相將俱下。一勤遙謂阿娟曰。明日工場放假。吾等可往觀劇。以蘇一禮拜之勞。阿娟點首報可。飄然遽入。一勤目送良久。始驅車入市。行時撮唇爲聲。儼然自得。想彼腦海中。滿貯美人倩影。念果得豔妻。雖雙棲蓬華。無殊上界清都矣。

此年少司機者。父亦漢口巨商。後以投機被產。一勤自膺家難。中途廢讀。父死益無以自存。方盛時。家中廣蓄汽車。日必御車游覽。自炫其能。今饑而求食。轉藉此賤技。覓錢餬口。初受傭於車肆。繼乃自賃一車。徘徊鬧市。傭人僱乘。所得較傭工爲厚。饑火稍平。而情苗漸茁。自識阿娟。遂蓄求凰之念。阿娟無父母。幼撫於孀姑。姑老而貧。隱視女甥爲奇貨。見阿娟友此貧賤之司機。藐不爲禮。一勤雖心嚮阿娟。不敢時造女居。以逢媼怒。知女日往衣肆作工。因遲女道周。晨夕拓空車迎送。藉致殷勤。但得一顰一笑。卽樂不可支。後乘間求婚。女恟恍其詞曰。俟君稍具室家氣象者。吾爲君婦矣。一勤自奉綸音。知非廣籌婚費。不能得婦。遂日噉粗糲。節食儲金。每朔望午餐。始啖醃



肉一小方。自謂多積一錢。卽距結婚期。縮短數分鐘。嗟呼。貧人戀愛。滋味亦可憐矣。

阿娟所備之衣肆。肆主爲一英商。內蓄女工至夥。司工者爲一中年胖婦。貌寢而性蕩。恆脅肩諂笑。媚其主人。願一面傭工。則聲色俱厲。阿娟入肆時。胖婦方巡視工場。逢人呵叱。阿娟出雪花膏一瓶上之。曰。昨有人以此見貽。吾黃瘠不堪塗澤。若夫人瑩潤之容。得此當可愈增其美。婦受而色霽。曰。君言良確。吾頰果宜此膏也。吾昨至馬立師夫人許。彼開一服飾展覽會。吾索得參觀券二。今以一贈君。可往拓其眼界。阿娟受券納諸胸際。歸時迂道赴會場瀏覽。見無數西婦。新粧麗服。鬥巧爭奇。寶氣珠光。不能逼視。阿娟目眩神迷。忽忽亦作繁華之夢。念媚眼香唇。卽天賦餌人原料。吾但犧牲色相。自能吸取金錢。供吾揮霍。乃必日勞十指耶。計決昂然出門。理想中已闢一簇新之境界。因購香水精一瓶。徧灑衣裙。招搖過市。俄一華服少年。躑躅尾其後。阿娟心念此魚吞餌矣。伴就燈光中小立。迨少年行近。迴眸一笑。百媚俱生。自襟底潛解香巾。委地。小年俯拾。頻嗅。自後追呼曰。女士遺物矣。女急迴身致謝。且與攀談。須臾已在漢江春餐肆。同飲香檳矣。

明日爲禮拜日。英商衣肆。照例休息。曼蘿往省阿娟。見彼嚴粧將出。訝曰。阿姊往伴黎君觀劇耶。



阿娟驟然曰。昨特姑妄聽之耳。試思吾寶貴光陰。安能追逐窮措大。自低聲價。曼蘿曰。黎君愛汝甚。君今爽約。彼不知若何失望也。阿娟曰。彼失望與吾胡涉。曼蘿駭曰。汝二人不有婚約耶。阿娟曰。此約直同兒戲。君如愛彼。儘可縛以情絲。忽自窗間望見一勤來。急語曼蘿曰。請出告黎君。吾侍姪氏渡江。不得已薦君自代。曼蘿出一勤含笑趨迎。繼聞所歡弗往。笑容立斂。將面質其爽約之由。甫進甬道。阿娟已攜一少年同出。一勤猶笑曰。固知汝以譚言愚我也。阿娟怒曰。汝何權干預吾事。吾二人從此絕交矣。言已躍入汽車而去。曼蘿趨慰一勤曰。阿娟必不負君。此舉或非得已。一勤恨恨曰。吾惟貧賤。故爲女子所愚。今後當抱獨身主義。以了餘生。曼蘿曰。吾友幸勿灰心。今後每日放工後。吾必親造尊寓。慰君岑寂也。

阿娟所暱之少年。曰童小村。爲富紳于少穀門客。一日方挾阿娟觀劇。少穀自隔廂望見。呼問小村曰。同座者誰也。小村大窘。趨與耳語曰。此吾爲主人新闢之良田。少穀曰。信耶。跨過鄰廂。引手與美人爲禮。阿娟見彼所御指環。鑽石巨如龍眼。且隨使小村如僕侍。知是人身分極高。遂移其柔媚眼光。牢籠新客。一禮拜後。阿娟已爲于夫人第六矣。



曼蘿自友一勤。積久漸生戀愛。一日同往江頭散步。女問曰。君年已壯。胡弗論婚。曰。吾欲得食貧甘賤者。以爲吾耦。女曰。但能永保愛情。雖貧何害。語時。眼波遙注。如不勝情。一勤大動。懇切求婚。女曰。我固愛君。且孤苦與君相埒。得侍巾櫛。幸矣。於是促膝花陰。喁喁情話。忽阿娟挾一男子過。遙與曼蘿點頭。瞥見一勤。掉頭如不相識。一勤挽其聘妻曰。吾等歸也。

半月後。此兩人已以極簡單婚禮。締爲伉儷。牛衣偃倚。魂夢俱香。所居在花樓街曲巷中。屋宇無多。而汎掃清潔。一勤昧爽入市。日落始歸。曼蘿則紡績以遲其夫。晚餐必略具肉食。佐以園蔬一味。齊眉相對。飲啖尤甘。始知人世家之樂。一夕。一勤挾紙裹歸。欣然色喜。曼蘿迎問曰。今日買易佳乎。曰。然。吾以餘羨。購極佳物事。方欲發裹。示其妻。忽阿娟遣人送巨匣至。外附短箋。略曰。爾日江頭邂逅。知阿姊已得黎君爲婿。成禮時。未克參與喜筵。寸心至歉。送上銀瓶兩座。媵以壺樽盤盃之屬。藉補賀忱。幸吾姊留置案頭。以爲紀念。曼蘿見銀瓶高至尺許。雕鏤絕工。其餘飲器。亦光華照眼。喜極。撫摩不已。一勤淡然曰。此玩物無裨實用。吾所購物事。勝此多矣。發裹出針盒熨斗。若在平日。曼蘿必什襲珍藏。今座對銀瓶。視此乃如糞土。漫應曰。佳佳。而目光仍注銀瓶。一勤



弗察發第二裏。出一銅製儲蓄盒。笑曰。吾得此儲蓄數年。或可自購一車。則吾爲獨立人矣。曼羅曰。吾夫言當。顧神氣仍不相屬。蓋曼羅一寸芳心。已漸爲銀器光華所奪矣。

法界西南隅。有一西式高樓。電燈照耀。窗幕低垂。中有男女據溫榻。默默相對。忽男子呼僕進外。衣少婦問曰。君今夜仍出耶。曰然。吾往商會議事耳。婦微噫。亦呼侍女促備車。男曰。汝何往者。曰。女子進德會。頃以電話延我耳。曰。會所咫尺。尙御車耶。曰然。於是先後登車。各適己事。讀者當知此二人。卽醉心富貴之阿娟。與縱慾揮金之少毅。天下名爲夫婦。乃處處針鋒相對。如防嚴敵耶。曼羅結婚之明年。一媼而得兩男。長曰阿大。次日阿二。白皙而肥臍。自有兩雛。夫婦愛情愈篤。忽此兩兒。已自孳媿進爲幼稚。頑劣如糊猴。曼羅晨夕操勞。足無停趾。願未嘗有戚容。每曰。吾有夫有子。但少金錢。果得阿娟百分之一者。此樂神仙不啻矣。實則阿娟至此。恆數月不見其夫。卽偶一臨存。相對亦冷如冰雪。交際社會。知彼爲一失寵之小星。羣加白眼。阿娟窘極。日惟窮閉高樓。雖玉食錦衣。不足補其精神之痛苦。念舉世已不齒我爲人。尊我者但有微時老友。遂寓書約曼羅茗談。曼羅瞰夫出。往晤阿娟。見彼室中陳設。光怪陸離。駭愕至不能聲。阿娟意得。掀眉曰。翌



晚稅務司夫人。延我赴跳舞會。君能同往否。曼蘿曰。吾荆釵布裙。慮遭訕笑。阿娟徧啓衣櫥曰。恣君選取無恤也。曼蘿曰。君衣安適吾體。曰。有法商衣肆與吾稔。君持吾名刺。往選新衣一襲。事畢退還。無傷也。遂出名刺授曼蘿。女侍進曰。現已近六點鐘。應否傳餐。曼蘿驚曰。吾當歸治晚膳。匆遽辭出。方穿過馬路時。少毅適馳車至。觸女仆地。幸未受傷。遂以車送女歸。既至。少毅曰。能否容吾稍坐。女曰。勞君遠送。心感無已。惟吾爲已嫁之人。未敢擅延賓客。少毅曰。願得芳名。銘諸胸臆。女給之曰。吾名羅素素。語畢翩然而入。

曼蘿既賒得衣裙。遂浼鄰媪視兩兒。往約阿娟赴會。歷生平未歷此境。目眩神搖。疑爲夢幻。第衣非己有。刻刻防爲人窺。忽阿娟爲友引去。女獨據樓廂。愈形羞怯。時少毅方挾兩蕩婦飲。一婦強彼攜赴會場。遂賃市車往。初不料此司機者。卽爲一勤。既至環矚諸座。瞥見昨日同車之少婦。倚闌獨坐。登樓笑問曰。女士一人來耶。曼蘿見爲少毅。赧然曰。吾與一女友同來。彼有事他適耳。少毅曰。此間熱甚。且下樓略啜冰茗。女初欲推辭。繼慮以僿俗見譏鄰座。因隨彼下樓。少毅導女入空屋。呼侍者進汽水。手垂簾幕曰。衆謹聒耳。得此如入清涼世界矣。女漫應曰。然。少毅復曰。吾等



安坐華屋中。淺斟低唱。涼沁心脾。須知有無量貧人。方在烈日中奔走覓食。社會階級。智慧與金錢。限之耳。女驟聽斯言。背如芒刺。念此論直爲吾夫婦寫真。當復何心行樂。遂正色曰。先生廣有金錢。胡弗稍節游資。散諸社會。少穀作調侃聲曰。慈善哉。女士也。吾當跪禱上蒼。爲君祈福。遂屈膝女前。如白種男子求婚狀。女大駭。蹻足斂避。少穀攫得繡履一隻。含笑高擎曰。今借此鞵。盃爲羅素素女士上壽。女羞。哀聲索履。少穀納履入懷曰。但略近香唇。完璧歸趙矣。驟起擁抱。女極力撐拒。而二吻已交。阿娟適自門外過。蹇籬闖入。少穀慚而釋手。女跣足逃歸。少穀斥其妻曰。汝又干預吾事。卽阿娟曰。君知此女誰也。曰。彼爲羅素素女士。何勞汝問。曰。彼卽吾友曼羅。世界禮我者。但有此人。乞君爲我稍留餘地。少穀曰。勿更絮絮。吾願汝歸尋好夢也。拂袖出門。醉容可掬。一勤望見曰。先生更往何處。曰。吾不需車矣。曰。然則付吾車值。少穀付以五元紙幣。昂然自去。行數武。忽自懷中出履。遙擲車夫曰。以此犒汝。足供一醉矣。一勤檢視。識爲女子左足所御之繡履。幾欲怒致兇毆。路人解之曰。醉人胡足與較。一勤納履車廂。捩機復發。曼羅歸後。茶疲已極。脫衣藏敝篋。擁被酣眠。一勤旣挾隻履歸。本欲語妻以醉人之狀。繼見曼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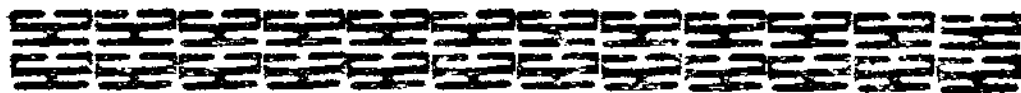
已寢。遂亦默然就枕。凌晨趨市。而曼蘿尙在睡鄉。兩兒早起。翻篋得衣裙。着衣慙跳。顧衣長覆足。遂取剪斷而爲兩。曼蘿驚醒。見衣裙碎裂。倒地大哭曰。癡兒殺母矣。兩兒驚而同哭。俄衣肆遣人索值。女曰。衣爲兒毀。奈何。肆人曰。無妨。與我一百四十元足矣。女哀之曰。款鉅難籌。然于夫人可爲吾擔保。肆人急以電話詢阿娟。適少穀親接電機。詫曰。他人債務。胡爲問及吾家。肆人語塞。立呼巡捕逮曼蘿。女情急。私毀其夫儲蓄盒。出金償債。巡捕始去。阿娟晨起。以電話詢衣肆。得狀大驚。因與其夫大鬩。驅車往省曼蘿。

一勤是日歸路早。入門呼曰。適見拍賣行有汽車待鬻。索值極廉。趣出儲蓄盒。吾得此車。不虞凍餒矣。曼蘿聞索藏金。周身戰慄。一勤曰。汝病耶。俟俄購車後。更往延醫。奔入取儲蓄盒。覆啓而金亡其半。頓足問曰。金何往者。曼蘿雙手掩面。如就死刑。一勤怒曰。汝竊吾金耶。女含淚語以前事。一勤曰。貧家女子。乃以百餘金購麗服耶。翻篋覓衣。并得隻履。持較昨夜所擲者。不差累黍。駭極力唾其妻曰。汝以褻物贈人。何顏見我。推出嚴鑄其扉。曼蘿伏地哀呼。一不置答。嗚咽下樓去。一勤怒極而悲。自忘饑渴。兒啼索食。不得。浙米爲炊。忙碌可兩時許。而肴饌失飪。不亂下嚥。兩兒復



悲啼覓母。廢然自嘆曰。今乃知女子爲家庭犧牲極大神聖。不可侵犯也。忽阿娟推扉入。問曰。曼羅姊在家否。一勤曰。彼已爲吾逐出。此禍實肇自君身。阿娟曰。他事勿論。君當視孺子之面。速覓其人。語畢喟然自出。

曼羅見逐於夫。奔就阿娟。問計。至則阿娟已出。遂坐待其歸。少穀窺見。出致殷勤。女驚問曰。君亦在此耶。少穀詭曰。是爲吾遠戚。偶來存問耳。女曰。君知于夫人何往。曰。不知。有事可恣言之。吾亦樂爲君助。女曰。茲事未便語君。曰。奇哉。女士何爲疏我。不知我固愛君耶。遂捉臂弗釋。阿娟適入。駭問何爲。少穀斂手痴立。阿娟抱慰曼羅曰。頃造君家。歸來略晚。致君逢不適事。吾罪深矣。曼羅曰。吾已無家。君當救我。曰。勿爾勿爾。吾羨君之處正多也。時一勤亦踪迹至。少穀叱曰。汝何人。乃敢擅入是間。一勤審視。見卽擲履之宵人。大怒曰。吾欲死汝耳。舉臂一揮。少穀立仆。阿娟引身蔽其夫。復攜曼羅之手。指謂一勤曰。君夫人來此省我。邂逅吾夫。初非所料。且未損曼羅毫髮。幸君攜與甯家也。一勤大爲感動。挽妻同出。兩兒已憑車呼母。曼羅曰。吾一時失檢。幾覆吾家。推原禍首。實阿娟所贈銀瓶。爲之媒介。是物不祥。歸當悉數變賣。別購一車。共挽家庭頽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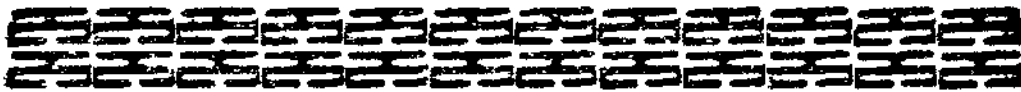


劍影樓漫錄

吳紅芍

許村葉某。身肥短。面黧。眇一目。跛一足。掀鼻曲唇。備極寢陋。遠近女子。無肯嫁之者。故年逾三十。猶鰥居也。性好漁色。見有姿色女。必尾逐之。女見其醜態。皆返顧向之而笑。葉輒自鳴得意。適吾鎮（鎮名黃湖屬海鹽縣）賽會。葉亦來觀。有朱氏姊妹。風姿絕倫。舉止鄭重。平素寡言笑。有涎其色而調之。輒白遭眼。葉過其門。見之心神俱蕩。蹀躞門前。久不忍去。朱氏姊妹見貌醜而態狂。不禁大笑。葉見之大喜。常以此誇人。曰。余貌雖醜。偏得美人之垂青。朱氏姊妹如瑤臺謫仙。亦報我以巧笑也。聞者咸唾之。

同硯徐舜華。雅擅絲竹。曩年余客金山時。適舜華亦執教鞭于金山某校。授課之餘。輒來余處。調絃度曲。相對怡然。晚間常臥余榻。西窗剪燭。往往健談。深夜今者。舜華投筆從戎。遠征湘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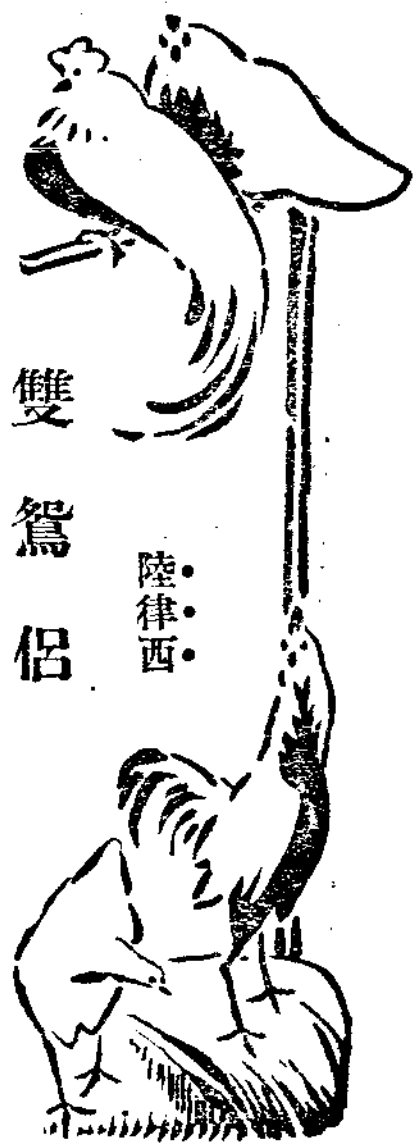


余亦僕僕風塵。潦倒海上。回憶前情。不禁悵然。

平湖米商楊某。擁巨資。而性吝嗇。娶朱氏。係宦家女。用度闊綽。故夫婦間常不睦。朱生一女。年未及笄。而朱歿。楊續娶盧紳女。性吝而悍。視朱女如目中釘。偶不愜意。鞭撻驟至。枕邊訴楊。輒誣女不端。楊信之。待女益苛。一日被竊。竊去首飾多件。盧氏誣女行竊。楊益恨。笞詢之女。不認。裸其體。以針刺之。遍體皆傷。女終號哭不承。盧以長針用火熨之。使紅刺其私女。遂長號而絕。嗟乎。慘矣。

鄰姝某爲余姊閨友。論文比繡。過從甚密。時余尙幼。追隨姊右。與鄰姝甚稔。鄰姝美丰姿。膚膩如脂。余時雖情竇未開。亦見而生戀。輒假之乞。抱鄰姝固愛余。時抱余於懷。余弄其玉鐲爲樂。自余姊逝後。鄰姝蹤跡迺疎。余亦寄跡他鄉。不晤此姝者已十年矣。客秋歸里。適鄰姝歸甯。見其長兒已能行走。次兒在抱。吻腕弄鐲。一如余之曩年。鄰姝笑謂余曰。十年不見。長大如許矣。紅弟尙記幼時情景否。余笑與寒暄。然追憶前情。恍若目前。不禁悵惘久之。

(鈍根按。此事大可作言情小說。蓋溫馨清潔而別開生面者。)



雙鴛侶

陸律西

金劍民自從和方壽荃女士發生了戀愛。倒把恩鄉的念頭忘了一半。上回在某處遇著。曾提起求婚的話。壽荃臉上很露著爲難的樣子。沒有表示可否就散了。劍民總當她是含羞的意思。原是小兒女的常態。想著自己雖說沒有什麼家當。現在不過在鐵路公司裏。當了一個學習員。但素來曉得她的品行清高。志氣遠大。兩人的愛情又十分濃厚。決不致於因爲貧寒上有什麼不滿。或者她要回去和家裏商量。得了父母的同意。再來允許我麼。這也足見她的誠實。現在如果到她家裏去。却有許多話不便說的。當下便又寫了一封信。約壽荃星期這天。下午兩點鐘。到公園來晤面。

暮春天氣。百花盛開。這公園本是某鉅紳的家園。改作的。所以景致非常華麗。星期無事。滿城女士都來散步。真是花香鳥語。蝶鬧蜂狂。惹得那些游人都醺醺的。像是中了酒似的。劍民這天也換了一套乾淨衣服。吃過中飯。就向園裏走來。一路上想著。時候敢是太晚了麼。倘若壽荃先到。她可曉得在那裏老等呢。原來他們聚會起來。總是紅藥圃。乃是園裏最清靜的地方。爲的是好談他們的秘密。劍民進了園門。便一直找到這地方來。却不見壽荃。再看看園裏的鐘。纔敲過一點。自己覺得好笑。未免太性急了。只得在一架薔薇花底下坐著。兩隻眼睛却直朝那鐘上望著。好容易盼著鐺鐺的敲了兩點。還不見意中人。

來。心裏好生狐疑。想著她從來沒有失過信呀。如果她有事不能來。總應該先給我個回信。難道是我那封信沒有寄到麼。或是她在一點鐘前就先來了。見我不到。又向別處去尋覓。麼園裏地方很大。叫我到那裏去找她呢。倘若我一走開地。又回來不是更誤了事麼。正在左右爲難。覺得有人在自己右肩上拍了一下。忙回頭看時。不是壽荃還有誰呢。今天因爲天暖。穿了一身藕綠色的夾衣裙。越顯的雅淡宜人。照耀得園裏那些花都沒了顏色。劍民忙拉她挨身坐下。壽荃笑道。你敢是早來了。劍民像是沒有聽見。便問起前天求婚的話。壽荃道。我的意思你還不曉得麼。不過我想現在雖說風氣開通。婚姻可以自由。

但我既有父母在著總要和老人家商量了纔是正當的辦法。所以我那天回去便托秀珍表姐去探老人家的口氣。你的人品學問我父親向來曉得。倒也沒有什麼說的。不過爲我終身打算總覺得你現在每月的收入太少怕不夠養家活口。當下又和母親商量母親也說只要你升上一步每月有了六七十元的進帳就可以允許了。這是兩位老人家愛惜女兒的意思。和那些黑暗家庭專制手段不同。我也不好反對的。不知你可能辦得到麼？劍民聽了好像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遲了半晌說道：難……難……難……眼前不過在公司裏學習進去得不到一年照章程須要過了三年纔能夠實際辦事也不過二三十元。

的薪水要掣到六七十元至少還要等五年統共算起來總要八年工夫。這不是比完全拒絕我還要厲害麼？壽荃道：天下事獨怕不能成功。果然成功遲緩些又何妨呢？我們兩人的愛情原是海枯石爛始終不變的。我總等你就是了。劍民道：你又說傻話了。我兩人現在已是二十歲的人了。再過八年將近三十。不要說是耽擱了你的青春。難道除了我就沒有相當的人家兩位老人家又豈容你呆守呢？況且人事變遷是沒有一定的。倘若到了那時候我的境况更不如眼前這件事又怎樣結局呢？壽荃聽了也無可回答。呆了半晌纔說道：我家龍哥也在公司裏辦事。他的年紀比你輕不是掣到幾百元一月麼？聽他說。

起。來。裏。面。年。輕。的。人。當。重。要。職。務。的。也。儘。有。那。裏。都。像。你。說。得。這。樣。費。事。呢。劍。民。道。這。却。又。不。同。了。龍。哥。是。從。外。洋。留。學。回。來。當。的。是。副。工。程。師。所。以。纔。有。幾。百。元。的。薪。水。其。餘。那。些。年。輕。的。職。員。或。是。有。了。功。勞。特。別。提。升。或。是。總。辦。的。私。人。或。是。上。頭。有。大。帽。子。的。照。應。我。却。一。件。都。沒。有。那。裏。好。和。他。們。比。呢。不。是。一。些。都。沒。有。指。望。麼。壽。荃。道。這。事。好。在。還。早。咧。我。們。只。有。過。了。一。天。算。一。天。且。顧。眼。前。行。樂。罷。兩。人。便。站。起。來。到。各。處。去。逛。了。一。趟。直。到。快。上。燈。的。時。候。纔。彼。此。道。了。珍。重。各。自。回。去。

劍。民。自。從。有。了。這。件。事。覺。得。不。便。常。到。壽。荃。家。裏。去。每。日。只。在。公。司。裏。悶。坐。轉。眼。已。是。一。個。月。的。工。夫。劍。

民。心。裏。却。覺。著。比。一。年。還。長。這。天。忽。然。奉。到。總。辦。一。張。條。子。把。他。升。了。辦。事。員。再。過。了。幾。個。月。又。升。了。稽。查。員。再。過。了。幾。個。月。又。升。了。近。段。某。處。站。長。薪。水。比。他。所。指。望。的。還。加。了。一。倍。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想。著。和。總。辦。沒。有。什。麼。瓜。葛。自。己。又。沒。有。去。運。動。究。竟。怎。樣。會。得。有。這。一。歲。三。遷。的。際。遇。實。在。想。不。出。其。中。的。道。理。只。有。且。去。到。差。但。是。眼。前。就。要。小。別。不。能。不。去。告。知。壽。荃。想。她。曉。得。了。不。知。要。怎。樣。得。意。到。了。方。府。壽。荃。早。在。門。外。迎。接。就。連。她。的。父。母。也。把。劍。民。當。做。未。來。女。婿。看。待。格。外。親。密。單。等。介。紹。人。一。到。就。要。納。聘。了。

劍。民。這。天。正。在。檢。點。行。李。忽。見。一。個。人。掀。開。門。簾。進。

來。劍民認得是公司裏的總帳房于幼楣。忙站起來。招呼讓坐。幼楣早一揖到地。嘴裏連稱恭喜。劍民道。這都是總辦的栽培。和諸位的照拂。我正要過去叩謝。幼楣便在對面一張椅子上坐下。道。這一點小事。算得了什麼。我今天乃是奉了總辦的命。特來報告。你知道。諒你一定贊成的。說著先哈哈的笑了一陣。使劍民越發摸不着頭腦。幼楣又接著道。你可曉得。你這回。逾格超升的緣故。歷總辦有一位內姪女。姓孫。名叫鳳玲。因為家裏父母早亡。一向在總辦家裏撫養成人家裏。却有些家當。總辦見她今年已是二十歲了。便想給她好好訂一門親事。近來看著你品貌端正。人才出眾。又曉得你還沒有娶親。至於你的

前程富貴。都在總辦手裏。所以特叫我來做個現成的媒人。只要你答應了。我去回覆一聲。就可以定日子過門。你想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幼楣一面說。一面朝劍民臉上望著。總當他不知該怎樣歡喜。豈知他却呆呆的一言不發。等到這邊話說完了。反把頭低了下去。幼楣只當他是面嫩。又笑著說道。這有什麼不好意思呢。現在文明時代。連女子都當面鑼對面鼓的議論婚姻。何況你是個男子漢呢。我想這件事在總辦真算得紆尊降貴。不知你是幾世修來的福氣。纔有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別人磕頭禮拜。還求不到手。咧。將來傳說開去。不知有多少人羨慕妬忌。今天我把這全套的榮華。雙手送上門來。在你可算

是平步青雲。難道還有什麼說的麼？可是我方纔的話說得太要緊了。沒的提到這位小姐的相貌。敢是你有些不放心。說著又從身邊摸出一張照片遞過來。道：這就是孫小姐的小照。你看世上可有再比她美麗的麼？講到學問德行在女界中也可以算得第一。此刻我說著你也不見得相信。將來你見了面就曉得了。原來劍民此時的心裏七上八下。幼楣後來這幾句話他全沒有聽見。心裏想著這却是個難題。目我和壽荃既有了婚約。照理本應該直言拒絕。無奈家裏本來清寒。父親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給我弄成這件事。指望我養家活口。倘若因此弄決裂了。還怎能相處下去呢？這一層還是小事。講到壽荃的

婚事豈不更沒有指望麼？想來想去只有眼前推宕過去。再從長計議。便向幼楣道：總辦這番厚意。我實在。是萬分感激。但是婚姻大事。我在外不敢做主。等我寫信回去稟明家父。看老人家的主意。再來回話。罷。幼楣立起身來。道：尊大人是通達世故的人。我料著沒有不贊成的。但你說要稟命而行。却也不錯。好在我們這裏拍電報是很便當的事。不宜遲由我那邊打個電報去便了。說着匆匆去了。

過了幾天。劍民便接著他父親的手諭。大概說是：（昨日接着于幼楣老伯來電。說是總辦擬將內姪女與吾兒結為婚姻。齊大匪偶。本不敢當。但既承厚愛。却恐不恭。現已復電允許。大約結褵之期不遠。汝可

謹慎將事。他日顯親揚名。盡在於此。吾有厚望也。劍民看完。好像當頭一個霹靂。事已如此。實在無可如何。想起壽筵來。愁悶交加。不到幾日。就病倒床上。所有納采文定這些典禮。都是于幼楣兩面張羅。東奔西走。弄得非常熱鬧。就定在下月廿八日。在公司行結婚大禮。

原來這位總辦姓何。乃是南昌世家。因爲自己沒有女兒。看見夫人孫氏有個姪女鳳玲。生得粉裝玉琢。甚是可愛。可憐她沒有父母。五歲上就領了過來。親自教養着。現如竟成了個才德兼全。出類拔萃的人物。兩人心裏。怎不喜歡。總想給他配一頭好親事。才對得住她。看看那些闊人家的子弟。都是浮滑薄倖。

雙鴛侶

的居多。常在這些屬員裏留意。近來看見劍民少年老成。可以做鳳玲終身之靠。所以才有這番舉動。這兩天又忙着給她趕辦妝奩。不惜金錢。務求華美。因爲本地的東西。看不上眼。便派人到上海去採辦。又怕鳳玲不合意。便叫她親自去挑選。當下鳳玲便帶了僕婦丫鬟。乘了頭等車。到上海來。好在相離不遠。這條路鳳玲又是走慣的。大家都很放心。不料事有湊巧。這天傍晚。走到離上海不過十幾里的地方。鳳玲正叫女僕收拾零物。忽然聽見訇隆一聲。彷彿天崩地陷。火車便向右邊倒了下去。頃刻間。便聽見四面男啼女哭的聲音。都喊着出軌。出軌。鬧成一片。鳳玲早已倒在車箱裏。頭破血流。任人踐踏。一些都不

七

能動彈正在危急的時候忽見一個穿西裝的少年從人叢中奮勇走了過來打開玻璃窗把鳳玲用雙手抱起不知費了多少氣力纔從窗洞鑽了出來嘴裏連說小姐不要怕有我在這裏鳳玲微微睜眼看時見他身上也染了許多鮮血曉得也是同時被難的人無奈身體就和癱化了一樣只得聽他擺布這人抱着鳳玲不知又跳過幾部車子才到了平地剛巧有一部回空的馬車走過少年便把他叫住兩人一同上去直到上海楚和醫院裏來

楚至於這個少年原來正是壽荃的哥哥方伯龍因爲上海方面出了一件重要工程這天親自去查勘也搭的是這趟列車他當時本不認識鳳玲更不曉得她和劍民結婚的事不過自己受傷還輕正要逃命見了這如花似玉的少女同遭慘劫正在那裏掙命想起人類互助的天職沒有不搭救的道理當下到了醫院幸而伯龍不過皮肉微傷醫生施了手術扎上綑帶便可以照常行動只有鳳玲到得床上又暈了過去醫生說是失血過多腦筋又受了重大的震動要過了三天纔能保得性命在這幾天裏不許說話不許悲傷伯龍聽了便盡心竭力的在旁看護沒有一些厭倦的意思過了幾天果然有了轉機鳳

玲○纔○說○出○姓○名○來○打○了○電○報○回○去○何○總○辦○又○打○發○婢
僕○來○伺○候○何○夫○人○也○親○自○來○看○問○但○是○鳳○玲○自○從○這
幾○天○受○了○伯○龍○的○溫○存○體○貼○凡○事○不○用○開○口○已○先○辦
到○就○和○自○己○心○坎○裏○想○出○來○的○一○樣○不○但○是○換○了○這
班○下○人○覺○得○粗○手○笨○脚○的○不○慣○就○連○自○己○從○小○在○一
起○的○姑○母○也○覺○得○有○些○隔○膜○常○時○睡○夢○裏○竟○叫○起○伯
龍○哥○來○大○約○一○個○人○當○患○難○的○時○候○最○容○易○發○生○情
感○何○况○他○們○兩○個○又○多○了○一○層○救○命○深○恩○自○然○是○因
感○生○愛○因○愛○生○情○因○情○生○戀○好○像○磁○石○引○針○琥○珀○拾
芥○竟○形○影○難○離○起○來○倘○若○鳳○玲○早○把○已○經○訂○婚○的○話
說○了○出○來○伯○龍○或○者○可○以○引○嫌○迴○避○現○在○愛○情○的○熱
度○已○經○到○了○沸○點○少○不○得○想○到○求○婚○上○面○伯○龍○又○有

倘○若○不○能○如○願○終○身○誓○不○另○娶○的○話○鳳○玲○更○怕○說○出
實○情○伯○龍○必○然○十○分○缺○望○便○是○自○己○對○不○住○他○所○以
始○終○沒○有○提○起○倒○是○何○夫○人○在○旁○冷○眼○看○著○有○些○明
白○這○天○趁○沒○人○的○時○候○向○鳳○玲○道○這○回○虧○了○伯○龍○救
出○你○的○性○命○自○然○很○可○感○激○回○去○告○訴○你○姑○丈○不○難
想○法○子○報○答○他○近○來○我○見○你○和○他○很○有○些○不○避○嫌○疑
的○地○方○要○曉○得○你○是○定○了○親○的○人○像○我○們○這○種○人○家
賴○婚○改○嫁○是○萬○萬○沒○有○的○事○倘○若○被○你○姑○丈○曉○得○還
了○得○麼○鳳○玲○受○了○這○場○教○訓○兩○頰○上○早○羞○得○緋○紅○低
了○頭○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過○了○幾○天○身○體○漸○漸○復○原
何○夫○人○便○催○着○她○回○去○了
再○說○劍○民○病○在○床○上○已○是○一○個○多○月○沒○有○和○壽○荃○見

面正不知她得了這消息。怎樣愁苦。無奈這邊喜期將到。只有借病拖延下去。正在想着。忽見外面遞進一封信來。先看那信面上的字跡秀媚。可以斷定是女子寫的。却又不是壽荃的筆跡。很是詫異。忙拆開看時。寫道。

劍民君鑒。此次鳳與君憑媒妁介紹。締結絲羅。胸經一月。彼此尙未謀面。鳳不幸。此次赴申。在途猝遭意外。生命呼吸。若非得伯龍君捨身援救。早已粉身碎骨矣。當危急之時。彼此肌膚相親。呼吸相屬。迨至醫院。又承彼撫摩扶持。調和湯藥。鳳始得慶更生。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况伯龍更深於情者乎。在彼初未悉羅敷有夫。數日。

眷戀。遽作春蠶。自縛。鳳不敢以怨報德。業已心許之矣。嗟乎。女子之心。至高潔者也。既有貳心。何能更事君子。又女子之身。至清白者也。古人男女授受不親。是以楚之季芊。惟鍾建是從。願君鑒鳳之志。毋以鳳爲念。須知當日。苟無伯龍。鳳早作車下之鬼矣。此時兩全之道。只有請君另締鴛盟。天下多美婦人。君亦何樂有此不潔之人乎。是以不揣冒昧。忍恥自陳。祈示進止。

鳳玲上言。

劍民看完。覺得這事。樂得順水推船。倒可以成全了自己的心願。這一喜歡。病早好了一半。想着解鈴還。是繫鈴人。只有去找着于幼楣。說明情願。退婚索還。

聘禮幼楣便帶了這封信去見何總辦原來何夫人家行盤過禮很是熱鬧仍照着原定的吉期兩家一同來已經先把所見的情形說了何總辦正在爲難同結婚從此四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往來得很是親密一時傳說出來竟成了一段佳話

現在聽說劍民情願取銷婚約很爲歡喜便把聘禮取出交幼楣帶回當下兩面都正式請出媒人來劍民向方府求婚伯龍向何府求婚自然一說便成兩

鈍根道律西先生打得好一手如意算盤這真叫做無巧不成書今古奇觀不能專美於前了

讀晴淵沙場舊夢誌感

易靜哉

鋒煙軼事幾人知費盡輪軒一寸犀寶馬邱山終古恨銅琶高唱夕陽時
汨水有家未得還英雄兒女唱刀鏢衝冠一去渾閑事碧血長殷天地間
齊交北絕說縱橫奪得降旛救趙兵拔幟關前諸子弟可能片石燕然銘

鈍根按、易君爲蜀中耆宿

類分新最

鑑金世酬民國

年十讀勝 部一此得 有盡有應 識知世酬

▲一切應用之文。各色俱備。子目三千餘。都三十萬言。可稱空前傑著。▲本書應社會之需要。為交際之利器。各界人士交際往還之事。莫不詳備。▲本書要訣一編。對於交際之方。應付之法。均各分類詳述。鉅細無遺。讀此而週旋社會。不難成交。際之明星。本書于種種禮制。新舊兼備。俾閱者可以折中採用。而免貽笑大方。▲各項公文。採用最新式者。俾有依據。一切尺牘。更屬清新而適用。▲亦皆搜集古今名家之著作。尤搽觚家之好模範也。▲契據東帖之類。羅集諸體。斟酌盡善。至各種廣告式樣。更為注意。

(本書總目)

- 第一編……………要訣
- 第二編……………禮制
- 第三編……………公文
- 第四編……………信札
- 第五編……………柬帖
- 第六編……………文藝
- 第七編……………契據
- 第八編……………廣告
- 第九編……………附編

價目

甲種……………精裝一冊
定價兩元

乙種……………洋裝四冊
一元六角

◁市中路馬四海上▷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

售代有均局書大各省各



善城三日記

禹鐘

余與次弟企峯歸在里門者既閱時日。吾兄弟二人均任事於海上。不能久留故鄉。以曠職事。遂於舊歷二月十六日辭家而出。以是日下午二點鐘乘汽油船至嘉善。嘉善者。我邑縣城也。位於滬甯路之中心點。舟行一小時而抵。時下午三句鐘許也。距開車時刻尙有一點五十二分。乃待車於站旁之茶寮中。啜茗。企峯謂余曰。今日至滬爲時已在黃昏。亦不及治事矣。曷若赴西門外一訪魏仙洲表兄。偷此一夕閒。以供遨遊。待明日早車赴滬。於計豈非得耶。余一聞企峯語。猛憶仙洲嘗數數招余往遊。諾之而未一踐也。余在海上。平時恆返里。往來如織。朋輩中。至以滬杭鐵路。老客人稱余。願每經嘉善。輒未多留。而車站位於東門外。去西門遠在四五里以外。尤鮮暇往遊。今得吾弟爲伴。意遂大動。遽可其議。時我儕有行篋數事。攜取不便。因招店主人而寄存之。店主人爲人甚溫善。一聞吾命。欣然而受。且指天日語余曰。客安心可也。異日來取。決

無毫末之損。余笑曰。余知若之忠懇。故有此託。慎毋以我有疑汝之心也。店主年事可五十許。聆其語音。似溫台間人。設茶寮於站旁者。及今甫二三年之久。主人遇客厚。出言必敬。有所命無不下。氣悅色而受。凡行客之待車者。主人必出爲經紀。代客購車票。雖多未嘗有失。以是人咸樂就之。業日以振。聞人言。主人昔隸尺籍。退伍而設肆於此。殆非戰之先覺者也。余觀其勤儉篤厚。更有應事之幹才。必將益宏其業。致富可期焉。主人所設之肆。名一家春。市茗之外。兼備酒食。爲象甚振盛。余因思今日國人同然一辭。唱裁兵之呼聲。而當局以無善後之辦法。而棘手。身居戎伍之人。亦以退伍後無生業之可圖。而用以爲後顧憂。不知兵卽民也。民意之以裁兵爲請者。誠以洞見國家大病之癥結。卽在養兵而贖武。初非惡兵之與民異類也。行伍之中。苟能了解此義。大可不待在上者出令。而自行解散。或歸田爲農。或入市爲商。生業之謀。在人自爲。不見此店主人。今已溫飽樂業乎。

仙洲表兄爲明忠節公魏大中之十世孫。王孫式微。置身商賈。任西門外王義和南北貨號之經理者。已歷年所。少年老成。馳譽遠近。余與企峯旣出茶寮。僱人力車至馬路口。馬路長僅一里許。蓋設車站後而新築者。此外皆舊式市街。不能通車。余等捨車而步。由城東門而入。流覽市上景物。殊不覺勞。斜日在襟。尤喜晴爽。半途遇胡師斗文。師今任縣立第三高等小學校校長。校址在學宮內。弦歌一堂。足愜聖靈心意也。師叩

所往。余以訪仙洲對師力邀余等至校小坐。且云校中有電話。可通以詞。弗勞遠行也。從之。未幾至學宮。入門古柏參天。兩行矗立。彌得孔林遺規。校中復遇姚子允之。允之與余同里。任校中教員。遂同入校長室而憩。坐談數語。斗師起而發電話。余度斗師將任東道宴余等。故力主余等勿往西門。而邀仙洲入城也。因阻之曰。小坐可矣。請勿勞電話。達仙州。余等意在赴西門。稍待當去。斗師不從。掣鈴立發。余無奈。任之而已。斗師之語仙洲不速其來校。而約之赴酒樓。未幾斗師即偕余兄弟及允之出校東行。至謝永泰紹酒肆而飲焉。坐甫定。忽見吳子希明偕數客至。希明世居西門外。營烟紙業。與余兄弟亦善。相見甚歡。希明以有他客在。因別設一席。飲次時時離座就余等。未幾又歸己座。往來於兩席之間。爲狀甚忙。斗師雖爲余師。然性情真率。乃類余友。以是席間語無不談。談無不暢。余被酒語漸縱。放懷言笑。殊無當日面講座而呈嚴憚之狀。而師亦以余年來略有寸進。愛而忘其肆也。已而仙洲亦至。杯酒清談。樂乃無藝。是晚共飲越酒五斤。余季及仙洲飲甚少。凡歷三小時許始罷飲。希明之席先散。客去而希明留。遂相從焉。余酒後情豪。不復自檢。而希明又倡議曰。城東門外有藤蕪門巷。往就談風月可乎。余欣然曰。善哉。今夕洵不可無此遊也。遂辭酒樓而行。迺出東門。時圓月未虧。照地作銀灰色。不燈而明。如行白晝。而春氣乍暖。輕風不厲。尤覺此夜景之宜人。已抵一處。希明導余等入中。粲者一年華已逾。風信然雅素之狀。大似月中霜裏之嬋娟。飄烟抱月。

善城三日記

四

愈見其豔而亦愈證其身世之可哀也。此豸余識之已久而爲入幕之賓則今夕破題兒第一遭也。時諸人已入一小閣而坐。余醉態惺忪就榻而臥。斗師希明仙洲企峯作雀戰允之袖手作壁上觀。余思覓睡片刻以解吾醉。顧爾時竹聲丁丁聒碎耳際。竟不得睡。遂與粲者作調談之談。此豸詞令嫺妙。粲花妙舌彌足動人。且略能解文字。余講毛詩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句問之作何義。彼目余而笑作佯噴發怒之狀焉。比雀戰闌。余酒力亦已盡釋。在例雀戰之後。囊家宜出酒食以款來客。是時七鬯已陳。同人以夜已逾午。不便復飲。余曰不然。夜行多露。宜少進酒而行。以禦風寒。遂各飲少許。行時已一句餘鐘矣。時月色較來時更朗。似嫦娥有意窺此。幾狂客也。警署申令。每晚以十二時封城。余等經東西二門守城警均徇情啓納。得通行無阻。然余觀守城警開城時皆睡眠惺忪。似由濃睡中驚醒者。余默念警長警卒均食國餉。服務於地方。願警長高坐堂皇。左右庶政。高出小民之上。而警卒則長夜守城。且爲夜行者司鎖鑰。其間苦樂之不均。誠堪使人浩嘆。已。是夜余與企峯下榻於仙洲肆中。肆中爲址非廓。余等同宿一榻。雖不甚適。然彌得姜被之樂焉。次日十七。余等以夜來睡少。至十時始起。按早車開行。在九時五十八分。遂不及行。而仙洲堅邀再留一日。情不可却。不得不勉從其意。既起。茗叙於怡苑茶樓。未幾希明亦至。仙洲以店務忙。卽赴肆中。茗罷。希明偕余等遊於福星禪院。古刹莊嚴。頂禮如來座下焉。及午。仙洲邀飲。午後相率入城。行經學宮。入訪斗師允之。

允之方授課。而斗師以事赴楊廟。廟楊者斗師之故里也。余等旋卽瞻仰大成殿。以及兩廡。聖賢精靈不昧。不覺肅然起敬。（昨夜今朝大不同。編者戲注）學宮之右。爲鄉賢祠。亦因便一遊之。其中如陸宣公魏忠節公均設位受享。祠中有文昌閣。高峙中庭。惜已失修。日就傾圮。閣上文昌帝君及魁星像。均蒙塵不整。余喟然語諸子曰。道喪文敝。至今已極。文昌魁星之不受人崇奉如此。觀其廟貌。遠不若濬祠之華瞻。可以見斯文之不振矣。文士之不能吐氣於當世。宜哉。已而啜茗於東園之捲烟公會中。以希明爲會中人。故得入也。希明介紹沈君懷文者見余。且謂沈君任事於東門外之元通典。雖習商賈。而頗好學問。欲得余爲文字之交。余自維譾陋。不足爲他山之助。可愧也。余時中酒。微有醉意。因假寐移時。東園爲城中名勝。余嘗艸遊東園記。言之甚悉。茲不復贅云。讀者苟欲知東園爲何狀者。可取我遊記而讀之也。

茗叙約二小時。復出東門而赴昨夜猖狂之地。效前度劉郎之故事。（先生又忘學宮之聖賢矣。編者戲注）同遊者爲希明仙洲及余兄弟凡四人。沈君懷文以事他赴。昨夜至時。夜色已遲。未及周覽其居處。今得約略一窺之。小閣之外。爲廣庭。略蒔花木。庭外爲桑園。氣象蕭爽。有庾信小園之致焉。是夜飲於閣中。蛾眉壓酒。逸趣橫生。彼姝熟諳城人軼事。席間爲言有某富家子嘗遊海上。一日昏酉。匆匆至車站乘車。爲時略遲。不及登車。遂詣站長。出時計示之。曰。時計上所示之時刻。正確無誤。余準時而至。而車已行。此亂規也。何

以取信於旅客。實則車固準時而發。特富家子之時計。與站上時計不符耳。站長見其孟浪。因告之曰。客欲何往。今公車已發。無從置議。果客必欲以今夕行者。大可備專車行也。站長之爲此言。諷耳。願富家子聞之意。不能服勃然曰。君言誠然。余將往杭州。請以專車之價相示。站長曰。單行須四百金。若往返則六百金。富家子曰。然則甚善。余意須往返也。立出六百金。上站長。站長無奈。遂爲備車。鐵路定章。凡專車所經各站。地方官長例須出迎。以專車多爲貴人設也。富家子既乘專車。行經各站。時官長咸蒞站迎之。及抵杭。迎者益衆。然皆不知其爲何人。比下車。自攜一行。篋迎者以爲此必隨員也。貴人當在車中。及叩。所以富家子曰。余商人也。今夕專車。即余所僱者。於是迎者咸大憤。欲拘之。示懲。賴杭友爲之緩頰。始得無事。富家子在杭宿一夕。明日即來滬。此可謂一時豪舉而善於負氣矣。余聆畢。笑曰。此事雖近於懸然。世間正不可無此等人也。彼姝知余能文。笑謂余曰。余甚悔以此事語君。又被君充作篋中稿矣。同人咸爲莞爾。彼姝述富家子之事畢。復續舉數事爲談助。均極有味。昔伶元之記趙豕舊事。聞之。妾婢余今亦暫以伶元自居矣。余等淺斟細酌。及醺而罷。以昨夜歸晚。不復多留。九時許。即返西門。余與企峯仍宿於仙洲肆中。是夜就寢較早。且甚得美睡焉。

次日十八。滿擬以早車行。顧起已近十句鐘。竟又誤時。遂期以下午快車赴滬。仍至怡苑啜茗。仙洲後至。謂

其居停王君伯燠者。託傳語余等。日來以事忙不及相見。今日無論如何。宜再留一日。以圖暢叙。余亦倩仙洲致詞辭之。未幾。希明至。亦主留意。頗午。伯燠亦至。力謂今日不可行。王君與余爲神交。而與余季則夙諗也。良友多情。頗思從之。顧至此已三日。流連不去。滋恐荒我志焉。及午。伯燠置酒於怡苑之樓下。宴余等。陪座者爲希明。仙洲及希明。令兄覺明。錯雜多珍。彌見盛誼。飲次。又屢屢以投轄之意相強。余與企峯則堅持不可。罷飲後。余等欲辭而行。諸子必欲相送。遂出西門。繞道南門而赴車站。城南之路。余與企峯未嘗涉足。以是不復辨途徑。竊恐諸子之設計留賓而故以僻地迷之也。遂鄭重語諸子曰。余等今日志在必行。後約非遙。便當趨訪。幸勿以八陣圖相難。而使人興日暮途遠之慨也。諸子之取道南門。蓋實抱此意。繼見余等去志甚堅。始不復強。遂至車站而別。時三時有半也。按車行在四時五十二分。相去尙有一小時餘之久。乃入一家春。啜茗。且取寄存之行篋。是晚以七時十五分抵滬。與余季飯於酒樓。繼作茗叙。余又訪獨鶴於新聞報館。至十時半。企峯赴南市。余亦返寓。冷壁孤燈。又飽嘗羈旅况味矣。三日之中。歡狂相繼。古人以偷得浮生半日閒爲樂。以視此遊。又弗若矣。雖然。三日之爲時。至暫。酒闌人散。恍若瞬息。空桑之宿。尙少其一平原之飲。猶缺其七暢遊。云何哉。勞人艸艸。鷄肋羈縻。回首清遊。誠不能無感也。孤燈無俚。泚筆書之。

高 等 國 貨

大 長 城 香 烟

用 腦 力 者。
不 可 不 吸
大 長 城 香
烟。 以 其 功
能 清 神 思
醒 疲 倦 也。

贈 品
可 換

獎 券
內 有



中 國 南 洋 兄 弟 烟 草 公 司



又·錢·

禁止早婚的學校



一。件。事。的。好。壞。大。概。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從。這。方。面。看。去。或。者。有。利。從。那。方。面。看。去。就。或。
者。有。害。只。要。施。行。的。時。候。能。在。這。兩。利。相。權。取。
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的。中。間。斟。酌。妥。當。那。就。
是。無。偏。無。黨。至。中。至。和。的。王。道。要。是。因。噎。廢。食。
矯。枉。過。正。那。就。是。過。猶。不。及。了。

禁止早婚的學校

早。婚。的。弊。害。現。在。中。國。稍。有。知。識。的。人。都。是。知。
道。的。了。一。般。知。識。階。級。趨。向。世。界。新。潮。流。的。新。
教。育。家。對。于。早。婚。一。事。更。是。極。力。的。主。張。禁。止。
鍾。校。長。不。是。個。新。教。育。家。主。張。禁。止。早。婚。的。人。
嗎。他。不。但。主。張。禁。止。早。婚。他。還。極。力。提。倡。晚。婚。
不。但。提。倡。晚。婚。他。還。極。力。提。倡。獨。身。主。義。的。不。

一



禁止早婚的學校

婚。因。為。他。是。個。美。國。留。學。生。是。個。極。力。摹。仿。西。洋。化。的。人。凡。是。西。洋。的。風。尚。他。不。管。好。壞。也。不。管。用。在。中。國。合。適。不。合。適。只。顧。拚。命。的。販。來。代。替。中。國。的。習。慣。那。禁。止。早。婚。提。倡。晚。婚。也。是。西。洋。社。會。上。家。族。上。一。種。慣。例。所。以。他。也。極。力。主。張。他。本。身。從。前。也。結。婚。過。兩。次。嫖。過。一。次。妓。女。都。因。為。別。的。原。因。離。異。了。所。以。他。更。提。倡。獨。身。主。義。

鍾校長既是提倡晚婚和獨身主義最力的人。他就用強迫的方法讓學生實行實行的方法分爲三步。第一步凡沒有定婚的人不許定婚。第二步已定過婚的人不許結婚。第三步已經

二

結婚的人強制他不回家并且贊成他離婚誰不照辦就立刻開除學名追繳他的學膳費。這個辦法剛一宣布的時候。個個學生沒有一個不是心驚胆戰。倘要和他反對起來。恐怕他借督軍的勢力來壓制。追繳學膳費。倒不要緊。恐怕還要連帶家裏的人受累。於是大家只得勉強承認。就是有幾個反對的人。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自從這個辦法實行以後。他對於女子和家庭的名辭。怕的像蛇蝎一般。如果學生有人提到這女子和家庭或者結婚的事。就恨的他什麼似的。說他沒有力量。不可造就。無論他辦的事

禁止早婚的學校

非常高興。就把郭生、張生、鄭生三個人作爲榜樣。強迫別個學生摹仿。這郭、張、鄭三個人。就成了他的入門弟子了。每天寸步不離左右。嫌他吃的飯不好。就給他們換好飯。看見他衣裳破爛了。就給他作新衣裳。見他沒有零用。就幫助他們的錢。對於他們的功課。却毫不過問。三個人每日逍遙自在。愛上課。就上課。愛遊玩。就遊玩。要不是天離地太遠。早把他們三個人送在天上居住去了。

一日。又叫學生齊集禮堂。用教授的方式。把那早婚的害。晚婚的利。獨身主義的好處。從頭至尾講演了一遍。末後又說。人生在世。雖是自己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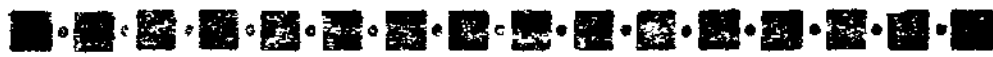
不作的事。也應當知道。這事的內容。因爲世界上無論什麼知識。我們全應當有的。只要是增長知識的事。就是別人不敢說的話。我都敢給你們講。今天講的『新四條』：(一)是手淫。(二)是雞姦。(三)是自由戀愛。(四)是狎妓。這些勾當。都是早經世界各國公認的。一到了中國。便要大驚小怪起來。就像雞姦。在外國是頂普通的事。戀愛狎妓。更是極端的自由。中國所以減少雞姦狎妓自由戀愛的緣故。因爲是早婚。外國所以晚婚的緣故。因爲有雞姦自由戀愛。和狎妓。至於獨身主義。更是個有家室之樂。無家室之累的好方法了。因爲獨身主義。不是寡



慾。不。過。是。表。面。上。不。要。結。婚。的。形。式。罷。了。和。手。
淫。鷄。姦。狎。妓。自。由。戀。愛。等。事。的。有。沒。有。毫。無。關。
係。中。國。的。和。尙。道。士。在。表。面。上。他。們。是。講。極。端。
獨。身。主。義。的。人。難。道。他。們。就。沒。有。手。淫。鷄。姦。狎。
妓。目。由。戀。愛。的。事。情。嗎。恐。怕。比。普。通。人。還。要。多。
咧。接。着。又。把。手。淫。的。方。法。弊。害。鷄。姦。的。狀。况。戀。
愛。的。情。形。狎。妓。的。快。樂。和。弊。害。詳。細。細。痛。痛。
快。快。講。了。個。天。花。亂。墜。那。一。般。學。生。聽。了。這。個。
道。理。更。覺。着。津。津。有。味。發。憤。忘。食。足。有。六。小。時。
工。夫。才。從。禮。堂。上。下。來。

禁止早婚的學校

只。要。教。師。認。為。可。行。他。就。敢。在。校。內。公。然。作。為。
如。果。教。師。給。他。們。講。些。新。知。識。更。是。恨。不。得。立。
時。試。驗。試。驗。看。看。理。論。和。事。實。相。符。不。相。符。自。
鍾。校。長。在。禮。堂。講。演『新。四。條』以。後。那。些。學。
生。們。知。道。第。一。條。不。知。道。第。二。條。第。三。條。或。知。
道。第。一。二。三。條。不。知。道。第。四。條。的。固。然。是。一。面。
溫。故。一。面。知。新。那。些。年。歲。略。小。的。人。一。條。也。不。
知。道。的。也。要。挑。選。簡。而。易。行。的。試。驗。試。驗。增。長。
些。知。識。和。經。驗。於。是。全。校。裏。邊。轟。轟。烈。烈。成。了。
一。個。最。大。的。教。育。試。驗。場。以。後。學。生。的。舉。動。和。
從。前。也。大。不。相。同。了。每。到。了。課。畢。之。後。一。對。一。
對。的。去。游。玩。有。耳。鬢。厮。磨。的。有。手。臂。相。挽。的。也。





禁止早婚的學校

有託故外出到公園挑選自由戀愛的對面人的早婚的學說到這時候表面上已經站立不住一切退婚離婚不婚的聲浪便瀰滿了全校的空氣

鍾校長看見學生們能按理論實行每人都給些獎勵雖及不上張鄭郭三生天字第一號的待遇可也是酌量着津貼些伙食添補些衣裳或給點禮貌上的優待學生得了獎勵就以試驗鍾校長講演的的方法作爲一個不早婚的反應越發的公然實行試驗起來不過就是狎妓一層因爲有經濟上的關係試驗的還很少情慾的力量在人身一切力量裏邊比什麼力

六

量都大少年學生正在春情發動的時期用多少方法去壓迫還壓迫不住要是再極力挑逗那就像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了不到幾個月光景就有許多學生患遺精的患怔忡不寐的患盜汗少納的患面色青蒼的患健忘煩悶的這大概是試驗手淫的結果有幾個學生患尿道炎患的患精漏的患肛門炎的患直腸加答兒的患肛門破裂的這大概是試驗雞姦的結果還有幾個學生在客棧裏邊和幾個女生讓巡警捉去罰作苦工的這大概是自由戀愛的結果又有患淋濁毛虱和債台高築的雖說是占最少數這大概是狎妓的結果鍾校長說學生們



雖然患的病狀不一。這都是另一個問題。可是對於我們禁止早婚提倡晚婚主張獨身主義的本旨一點也沒有衝突。

在學校方面的事是如此。至於家庭方面的事。仔細一打聽。那些沒有定過婚的。已得了本人允可。都定下婚了。那定婚而未結婚的。也都託故告假回家。結過婚了。甚至那些從前結過婚。又宣告離婚的人。也大半有了愛情的結晶體。

了。這個情形。校外的人都知道。但是鍾校長。每遇了參觀的客人。或謁見長官的時候。還是洋洋得意的說道。這禁止早婚的事。惟有我們學校裏辦得好。現在雖還沒有做到獨身主義。那一步可是我們校裏現在沒有一個早婚的學生。又錢道新。新潮澎湃學校。怪相百出。讀者諸君別說是作者形容過甚啊。

◎暮春感作呈鈍根吾兄郅政

草綠池塘客思多。夜來奇淚枕邊過。未能解脫空流涕。但得沈酣亦善歌。
南國相思兩紅豆。西冷烟雨一青簑。名山事業羞重問。憔悴經年奈爾何。

(茗水恨公周武臣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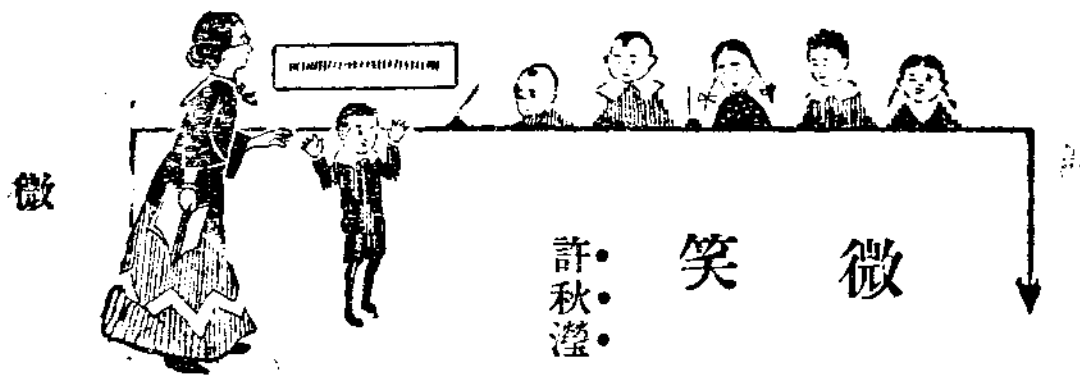
禁止早婚的學校

七

● 備餘浪拾

么 景

東江葉楚儉小鳳有洞簫曲四絕云玉鉤斜去吊靈妃攜得瓊簫出翠幃分咐侍兒勤記
取夜涼還帶夾羅衣法部南來舊典型先吹一套雨淋鈴簫聲今夜淒涼甚不許蕭郎隔
岸聽譜到秋風團扇歌停簫且自問嫦娥儂家只有相思曲碧海青天解得麼歌舞零星
金粉哀新簫聲繞舊亭台人間不盡江頭恨夢上秦樓賭一回停簫讀之令人意遠
廣陵王无生咏手帕調寄念奴嬌云一方鮫帕問可能化作坤靈扇牒記得將離猶未忍
擲向懷中送別多少淚珠背人偷搵痕跡應識滅深情萬種道儂爭忍拋撇記否攜手
叮嚀勸儂珍重無異相親接無柰幾番思拂拭又怕離愁重叠薄命憐卿多愁誤我一樣
真癡絕不知今夕夢魂可化蝴蝶哀艷蒼涼似有本事在也



微笑
許秋澄

春來了。天空中。充滿了。無限的。生意。茸茸的。綠草。瑩瑩的。碧水。晃漾在。這夕陽。西下的時候。在在。均足以。表示出。美麗的。春情來。

這時。湖邊。曲欄亭畔。太湖石上。坐著。一個。西裝少年。神采。非常。俊逸。氣度。也很。軒昂。手裏。拿著。一冊。藤納遜。樂府。在那裏。低聲。細誦。一回兒。忽地。立起。把書。放下。看手表。又在。湖邊。踱來。踱去。像。是。不耐。煩的。樣子。正在。這時。忽然。一個。小石子。拋向他。身上。他一。驚。回身。看時。太湖石。後。已。轉出。一個。嬌豔。的女郎。她。穿著。淺綠色。的。嗶嘰。衣裙。踏著。路易。十六世。的高。跟履。梳。了。一個。愛司。警。一望。而知。是。一位。新。文化的。女子。

他。見。她。喜道。『你好。促狹。嚇。了。我一。跳。我。等。你。好。久。你。爲。什麼。來。的。這。麼。晚。』她。走。進。前。來。坐。下。說。道。『我。是。報。復。上。星。期。的。仇。那。天。你。叫。我。等。你。約。摸。有。一。點。多。鐘。今。天。這。才。幾。點。』說。著。舉。起。玉。腕。看。看。表。說。道。『五。點。十。五。分。不。過。來。遲。了。廿。分。鐘。你。就。這。等。不。耐。煩。了。』他。說。道。『那。日。我。實。在。有。事。不。是。存。心。同。你。玩。笑。若。』

笑

是別人我一定不赴約的。」她一面笑一面說道：「又焉知我今日不是有事呢？」

一手擦著被風吹散的額髮，一面看著魚兒半晌說道：「栩哥，你看……這魚兒多們快樂啊！」他點頭笑著答應，并說道：「但願他日我們也有同樣的快樂。」她聽了，臉上一紅，掙脫了手，飛也似的奔下橋去。他一面追，一面嚷道：「不要跑，看滑倒了！」

這時湖邊靜悄悄的，只有林中鳥兒鳴聲，好像是唱著歡迎春時的曲子。還有蜂啊蝶啊，在那百花叢內極有興趣的飛舞。他立起來，攔

她的手，順著湖旁小徑慢慢地向前走著。微微的小風吹得這湖面起了一層小浪，初生嫩條的柳枝，絲絲拂向他們的身上。走到一個小橋，她停在橋上，看著魚兒游泳。……這魚兒多們快樂啊！」他點頭笑著答應，并說道：「但願他日我們也有同樣的快樂。」她聽了，臉上一紅，掙脫了手，飛也似的奔下橋去。他一面追，一面嚷道：「不要跑，看滑倒了！」

她坐下了，他也坐下。兩下蜜蜜的談了半天，偶然談到英文書。她說道：「我記得英國俗語有財帛一出門，愛情飛出窗之諺。這話是

她坐下了，他也坐下。兩下蜜蜜的談了半天，偶然談到英文書。她說道：「我記得英國俗語有財帛一出門，愛情飛出窗之諺。這話是……」

不多時刻，太陽已落入地平線下去了。茫茫大地，漸漸的罩上了一塊黑幕。他兩人站起來，說道：「不早了，改日見罷。」順著路往外走。時遠望城裏燈火萬家。她走到歧路口，說道：「真個不早了，我還要

進城呢。」兩人分手了。相對微微一笑。一笑充滿了無限的快樂。

涉她同栩會相識已有二年。明年就要舉行結婚大典了。

會一個堂堂大學卒業生又是董事長的兒子。一旦變爲失業的人。

閱者看到這里。一定知道他們是

匆匆一年已過。栩會已在大學卒業了。但是不幸。東大公司因作投

他的快樂竟毫絲不減。

一對未婚的男女了。原來男的叫

機事業失敗。許多債權人在法庭

春來了。天空中布滿了無限的生意。茸茸的綠草。瑩瑩的碧水。在在

蔡栩會。是農林大學的學生。他父

起訴。栩會的父親只得和東大公

均足以表現出這溫和美麗的春

親是現任東大公司的董事長。在

公司的總經理各人拿出私財。彌補

情來。

商界中有絕大的勢力。女子叫吳

公司的虧欠。然而等到此案了結。

這時湖畔又坐著兩人。就是若癡

若癡。是城裏紳士吳廣臣的女孩。

栩會的家財也就宣告破產了。但

同。栩會道：『若妹』若癡忙

廣臣早死無子。留下了數十萬的

栩會并不以此事煩惱。因爲他今

道：『蔡先生不可如此稱呼我們

家產。只有若癡一個女孩同她的

年就要同若癡結婚了。蜜月的快

只是友誼的關係。』『什麼……

寡母二人在城裏居住。皆因只此

樂是什麼也不能擾動的。所以栩

我們去年不是說定今年在湖心

一女。所以十分鍾愛。處處不加干

旅社結婚嗎？」結婚嗎怕不能了我們只好作膩友因為我叔叔已將我許給陳彥芝了下星期就要結婚以後你我只可作朋友了蔡先生我告訴你我並不是因為你家破產就變了初心實在我叔叔不許我和你結婚」

「怎麼你……你……你不嫁我了愛情是不以貧賤而移的若妹三載深交一旦因金錢而決裂嗎」他悽傷驚恐地說著
「我仍舊愛你但不能嫁給你了

你知道精神上的戀愛是長久的你以後也仍不妨愛我況你現在已無擔負家庭的能力我又怎忍以身累你呢」

栩會怒極又忍住了用很盼望的語氣問道「你是真不願嫁我了還是同我玩笑呢」他這時很希望若癡說一句是玩笑但她很堅決的回答道「真的呀誰同你玩笑蔡先生請你把這指環收下把我的也還了我罷」他聽了此言呼吸幾乎停止面色慘白慢慢的

把戒指褪下還她纔把自己的接過來若癡得了戒指說道「好了」站起就走栩會也跟了出來走至歧路他僅說了一句「祝你前途幸福」他二人相對微微的一笑她那一笑心中仍舊充滿着無限的快樂但是他的笑呢……花兒依舊的開著魚兒依舊的泳著鳥兒依舊的鳴著蜂蝶依舊的舞著春光依舊是可樂呀但是他的心呢

★
★
★
★



合浦珠還記

鵲湖釣徒

某省軍官朱有恆。與排長翁德才。有通譜之好。往來過從。殆無虛日。翁妻某氏。有姿色。以其誼結金蘭也。亦不相避。朱一見傾心。常挑以目。久而久之。竟與某氏效陳倉之暗渡。翁雖察知。有異。然以朱爲上級軍官也。不敢與較。祇得任其侮辱而已。

越月餘。德才因應廣東軍府之招。束裝首途。臨行將以妻托朱。朱聞之。乘間唆使某氏。與翁離婚。並許以離婚後。正式娶爲偏房。給付養老費洋五千元。存銀行生息。月經常費五十元。更先以身價三百元交翁。俾作途中川資。翁雖深痛花殘月缺。然以迫處窘鄉。欲雖否認。而不可得也。妻乃置酒爲別。雖當斷絕夫婦關係之際。而回思十年伉儷。未免有情。臨歧幾點秋波。當

作珍珠遠贈君。非過來人不能道。此民國七年二月間事也。

朱既納某氏。食之以藜藿。居之于樓頭。深銷重門。不許越雷池一步。且月給費用僅五元。而所謂養老費者。更渺不可得。於是悲感交集。不禁有遇人不淑之嘆。

光陰迅速。又舉蒲觴。翁以在粵不得志。重來故土。訪朱。朱雖與敘談。而情意多疎。欲求前妻一面。更夢想不到。候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不啻爲德才咏也。德才悲憤之餘。往訴舊同寅任某。任固訟師也。聞言大怒曰。有是理乎。吾必令尊夫人珠還合浦。使君續唱隨之樂。翁謝之。任遂出資密賄朱之傭婦。伺朱晉省時。邀某氏在公園一晤。某氏首肯之。屆日。舊雨重逢。歡然道故。雖前度劉郎。未能遽入天台。而握手言歡。已非復幽禁一室比也。夕陽在山。依依惜別。翁更謀諸任。任乃爲之畫策。逕以朱違背條約爲由。請求離異。並追繳養老金洋五千元。但此洋之承諾。僅口頭契約。而無實據。如其率爾起訴。難保無失敗之慮。欲求萬全之法。宜先造一僞據。願此僞據。必經朱親筆簽字。始有效力。若偷用圖章。則朱將來以『余之私章。本由某氏保管。今彼私自盜用。何足爲證。』來相反訴。則吾等事敗矣。任語至此。手雪筌一枝。起立閉

目且吸且行。圍繞大菜檯數十匝。忽拍案大聲曰。得之矣！得之矣！

越數日。某屬之地審廳。開庭審理一案。原告爲翁妻某氏。被告朱有恆。證人則任某是也。審判官令原告提出證據。翁妻因呈出賣身時所訂附有條件（即前列三端）之合同。並請求判令朱照約履行。更以朱既違背前約。不願再與同居。請求離異云云。問官閱合同竟。即交朱自閱。朱指該據爲僞造。此時證人任某。堅謂確是朱親自簽允。正在爭執。問官即曰。解決此事。甚爲簡易。但須核對合同上所捺各人手印之符合否耳。因先驗某氏之指。次驗證人之指。均相符合。後及朱。朱抗辨曰。此手印。確非余捺。如驗對不符。原告人是否成立僞造文書及意圖索詐之罪。問官頷之。旋反詰以如其相符。又當何如。朱曰。如約履行。聽憑處分可也。問官命朱先捺手印於紙。然後持據核對。絲毫不爽。以眎朱。朱亦失聲。遂判令朱依約付交某氏養老費及月費。朱知已受愚。勢難強合。因以不願月給費用爲言。請求離異。又要求將養老費免除。問官遂改判朱償還某氏損失費洋二千元。准其離婚完案。

某氏得金後。先以十分之二酬任某。餘以付德才。在該處設立織襪廠。合力工作。仍為夫婦如初。至其契約上手印所由來。實出任某之計。蓋某氏俟朱醉後熟睡時。奪其手醮墨。捺指印於據。而朱不知也。此其所以受愚也。

釣徒曰。此係民國七年間之實事。當時余曾隱約敘述。披露杭報。今復演為小說。以吓閱者。亦以見天道報施之巧妙。詎師設計之周密云爾。

●有獨無偶

吳聞天

克明作有獨無偶刊十一期續貂作此藉呈 鈍根

- 有春秋（書名）而無夏冬
- 有上海而無下海
- 有小犬（蘇俗父稱子曰小犬）而無大犬
- 有壽翁而無壽婆
- 有大前門煙而無小後門煙
- 有脚桶而無手桶
- 有新世界而無舊世界
- 有大小說家而無小大說家
- 有壽母而無壽父



真假新孃 (三)

Annie Cole原著
馬二先生譯述

在一間空洞燈光幽暗警察局的小屋中。麥絲丹坐於其間。彷彿做夢一般。仔細迴想往事。纔知道了別人的當。把自己陷到這種境地了。自己冒了別人的名姓。自稱為惠來連小姐。而不知正是被人利用其相貌相似。故意把她誘到那個場所。給警察拘去。那真正犯罪的人。却反從容逃走了。那連小姐自述的一段歷史。什麼與一位年紀衰老的亞諾賴飛訂婚。以及另有所愛等等。完全是虛構的話詞。其實並無其人。亦並無其事。祇有一位賴飛。她所遇見的却是一個少年。

那警察局的裁判官問她說道。「我們決不料你竟如此的愚蠢。居然出現于加立德跳舞會中。我們料你必然早已知道我們已得到你的蹤跡與名姓。而時時刻刻派人偵察着你了。」麥絲丹帶着眼淚分辨道。「我並不是惠來連。我不過祇是相貌與她相似罷了。我的名字是馬格來麥絲丹。」

那座上的裁判官微笑說道：「這却不能憑你一句話便放你走了。因為我們早已接到從芝家谷警局寄來的照片。認得你這副臉面。一點不錯。而並且有這隻袋。」說到這裏。便指着公案上放着的那隻連小姐給她的提袋。續說道：「這袋裏還有許多名片。上頭刊着你的名字呢。惠來連。你須另尋別的話來分辯罷。」麥絲丹聽了。低了頭。作不得聲。想道：那女子忒刁了。設了這張陷網。令人百無法掙脫。這如何是好呢。



那裁判官見她沉吟的樣子。又在蜜波羅夫家跳舞會偷去的。這件賊證。比你那隻袋中的名片更有力了。你如今竟被拘獲。還有何說。」麥絲丹到了此時。有這許多的證據提出。她坐在那張不舒適的板櫈上。真是沒有法子了。默想。此事結果

麥司 說道：「還有一件事。請你把項
丹含 間戴的那串珠子摘下來。給我
淚分 看看。」說罷。便有人不由分說
辨道 的把那串珠子取下來。呈上去。那
我並 不是
惠來 連亦
不是 張公文上察閱一番。說道：「我
自立 明白了。除非我全然錯誤。我想
百靈

你這串珠子。便是兩禮拜之前。

不知如何。大概免不了到監牢中走一趟。替代那位惠來連又名自立百靈受罪。眼前直沒有機會可以證明自己的真姓氏。自己祇是一個商店的傭女。又有誰注意到自己冤誣呢。

這當兒裏。忽然門外人聲喧譁的。進來兩個人。前面是拘麥絲丹的一個偵探。後面一個。便是那陪伴她跳舞的伴侶亞諾賴飛。賴飛把帽子除下。向當地一站。望着她。現出驚駭的樣子。麥絲丹低了頭。看着自己手上的手鐐。很覺着難為情。賴飛對裁判官說道。「這件事。恐怕是弄錯了。這位小姐。是我在加立德跳舞會的伴侶。却為何好端端的把她拘了來。這未免太侮辱了她。」那裁判官說道。「這却十分抱歉了。賴飛先生。但我們是執行我們的職務。這個女子。是芝加谷的社會上的一個劇賊。她在紐約也曾犯過案。她的真名。是自立百靈。她對於你。雖然是一時的伴侶。然而却是她遮瞞社會上的耳目的一種手段。」賴飛說道。「但這位小姐的名字是惠來連。」裁判官說道。「不錯。這正是自立百靈的假名字。我們自從她從芝加谷到來時。已經注意偵察着她了。遇着她的也不止閣下你一個人。無論如何。不能證明她不是自立百靈。」麥絲丹在此時望着賴飛。覺得再也不能忍住不開口了。因向他說道。「我並不叫惠來連。我實在不過僅與她相似罷了。我所以冒了她的名字。因為她對我說是……」說至此。忽覺得不對。這種情形。雖然是

實在的。但在此時說出來也決不能使人相信。而况又一無對證。正猶豫時。那裁判官搶說道：「她自從到這裏。便把這一套話來搪塞。但是我們決不能依她。」賴飛聽了。又向她望了一望。決然的說道：「我斷不信這位姑娘便是罪犯。你們總是弄錯了。如何可以把她拘在這裏呢。必須把她放了。她必然明日即可以辯白一切。我可以保證她隨時都可以到堂聽訊。」那裁判官望了賴飛一眼。說道：「賴飛先生。請原諒。這件案情太重。保證二字再不能提起。」賴飛到此刻也現出失望了。麥絲丹在這件事情中看得分明。那少年賴飛明明是很明白的一個人。並不會有半點疑惑到她自己的神氣。祇見他又毅然的向那裁判官說道：「我有一句分外要求的話。我對於這件竊犯的案子。總覺得不實在。必須請警察另外偵查。」那裁判官說道：「對不住。我須公事公辦。不能答應。」說着對於立在麥絲丹傍的兩名偵探。做了一個手勢。麥絲丹祇覺得兩膀上忽然有兩隻大手用力一推。那偵探向她說：「請到這裏來罷。」麥絲丹來不及再向賴飛多瞧一眼。已被兩名偵探押向監牢中走來。賴飛此時臉上顏色不定。正在無法。忽然那裁判官桌上的電鈴唧唧的響了起來。裁判官取了聽筒。祇聽他說道：「什麼。你們已在碼頭上捉着她了嗎。我告訴你。她現在這裏……在這裏……什麼名字……惠來連……這是怎麼說。難道竟是弄錯了。」

在他說這句話的當兒。他便舉起一隻手。向那押麥絲丹的兩偵探。做了一個手勢。叫他們停步。他又向那電話筒中接連問了幾句。然後把電話筒放下。又稍爲沈吟一下。便從公位上立了起來。向麥絲丹問道。「你說你的真名字是什麼。」麥絲丹答道。「馬格來麥絲丹。」她說了這一句。覺得似乎有一線希望了。同時那無法保釋她。垂興欲出的賴飛。聽了這一句話。也復行止步。轉回來了。那裁判官說道。「大概這位小姐的話是實在的了。方纔我接得電話。那個惠來連又名自立百靈的。已經在碼頭上被捉獲了。並且已經一個芝加哥的警察認明。那麼。對於這位姑娘我們確是弄錯了。」

賴飛登時把以前的失望消滅。復現笑容。向那裁判說道。「我早就說過。我對於這件案子。很是懷疑的。現在幸而你們不會把這位小姐誤判。也不會誤拘入監牢中去。雖然一時誤拘。不妨立刻釋放。」裁判官聽了。遂即親爲麥絲丹把腕上的手銬卸下。很抱歉的說道。「我們十分抱歉得很。這實在是一種例外的誤會。至於誤會的原因。却十分難以明說。總而言之。由於小姐與那罪犯面貌太相似了。這實在是一件大不幸之事。」

麥絲丹說道。「那麼現在我是沒有事了嗎。可以自由了嗎。」裁判官忙答道。「當然小姐沒有什麼事了。」

我現在當然無權再拘留小姐在這裏了。祇是我想將來。或者要請小姐到此做一個見證。最好請小姐留一個地址。以便將需要的時候奉請。」

賴飛聽了。即向那裁判說道。「這個不消說。我可以保證。她一定可以到案作證。」因又向麥絲丹道。「麥絲丹小姐。我們走罷。我的車候在外面呢。」一會兒的工夫。麥絲丹做夢一般的。又像前一晚的光景。身子坐在一部極講究而溫軟的汽車中了。但是坐在她身傍的。却不是什麼連小姐。而是一位溫和多情的少年伴侶。麥絲丹迴想往事。不覺眼淚熒熒。祇覺得賴飛的一隻臂膊。從她的頸後撲到肩上。她的臉部不由的便伏在賴飛的胸前。 (未完)

四大秘史

海上新婦女現形記

洋裝四冊
定價兩元

- 閨媛現形記
- 姬妾現形記
- 坤伶現形記
- 娼妓現形記

專記海上官門巨第閨媛婦女之放任行為。事實風流。情節詭異。穢德穢行。揭露無遺。

姨太太之新鮮怪劇。時有所聞。本編所記。莫不窮形盡相。透蘊橫生。

風流子弟。大都喜狎坤伶。個中秘史。可談可笑。用筆既極誇詡！筆插更爲熱鬧。

海上娼妓惑人之手段。亦高人一等。本編將個中隱秘。洩漏無遺。可爲花界之照妖鏡。

◀ 版出局書外中 ▶

路馬四海上

行發司公書圖陸大



偵探
小說
窗中怪影錄

(續)

By J. Preterrie Thorne.

張碧梧譯



第三卷

第一章

雕刻家李來德之死。既不是因爲鎗彈。也不是因爲木箭。再不是因爲毒藥。却另有真正的原因。這話是從那裏說起的呢。原來在那一天的夜間。偵探長戈蘭睡在床上。因思潮起落。紛擾不甯。再也睡不着。索性定了定心神。把那許多物質的證據逐一仔細

推敲。好擬成七月五日夜間那技術室中狀況的一種想像。又想把那許多證據聯合在一起。成爲一個聯環。或能從中尋出一種暗示。指點能決本案的途徑。但是他翻來覆去。苦苦的推想了好多一會。並未得到一些頭緒。反而覺得案情越發離奇。越發無從着手了。第一個不能解決的問題。便是一個人怎會身受三四種不同的致命之傷。倘說凶手祇是一人。

那末他用第一種方法。既把李來德害死。論理自然罷手。決不會不憚煩難。再實行第二第三……種方法。如果說共有三四個凶手。在三四個時間裏。各用異樣的方法。輪流的害死李來德。這話也不近情理。因為第一個凶手既害死了李來德。第二個……凶手接着再來。見李來德已死。似乎不會再動手了。這樣說來。要答覆這個問題。祇有說來人是個瘋子。亂七八糟。鬧了一陣。不過細想種種的情形。又決不像一個瘋子所做的事。再有一說。一個人已受了一種重傷。但尚未死。接着又遭了第二個人的毒手。這纔立刻身亡。這雖不是常有的事。但也許是偶然有的。不過倘照這樣說來。李來德身受的幾種致命傷的

先後次序上。便着實有研究的必要了。假謂李來德是先受的箭傷。那末箭鏽出在他的胸前。他又臉朝上躺在睡椅上。德柔放鎗時。決無不看見的道理。既然看見。又決無不說出的道理。何以伊的供單中並未提及一字呢。這麼一想。他必是先受的鎗傷了。倘他果是先受的鎗傷。必然立刻身亡。那末箭實在並未曾射死他。不過祇射中他的屍體罷了。再有那一瓶毒藥。李來德又是在甚麼時候服下的呢。若說是正在德柔暈倒在草地上。或是正爬上花棚的當兒服下的。那末李來德之死。便又不能歸罪德柔。因為他已服毒身死。伊放出的鎗彈。不過是打進屍體的頭部罷了。若說他是先受了鎗傷或箭傷。然後纔

服毒藥的。這更是不近情理。試問他頭部或胸部已受了致命之傷。那裏能個爬起身來。吞服毒藥呢。所以若說李來德之死。是因為身受這三種重傷。實在是未加思索之談。他的性命。不過斷送在一種重傷上罷了。再有他的肋骨和四肢都已折斷。皮膚也大大的破碎。好似用一種粗糙而堅硬的物件。從頭到脚。搔括了一遍。又好似被巨人緊緊的握在手裏。要把他的靈魂擠出了軀殼的一般。所以那一件睡衣破裂不堪。並染滿了血漬。祇是他的皮膚筋骨受這重大毀傷的時候。是在中箭中鎗或中毒之前。或是在以後呢。若說是在以前。他自然是因骨斷筋折而死。並不是被箭射死。被鎗打死或中毒而死的了。說

是在以後罷。他既已死了。誰來毆擊鞭打他的屍身呢。假定是在以前。李來德因見死神來到面前。不甘束手待斃。用盡周身所有的氣力。和來人搏鬥。因鬥得非常猛烈。在技術室中。前後上下。橫衝直撞。以致室中凌亂萬狀。但來人又是誰呢。照情形上想。自然不是德柔。一則伊是婦女。未必有那雄偉的力氣。二則伊的供詞未必全是假話。那末來人是岳弟麼。是焦迪麼。或是姓樊的中國人麼。又或三人聯合起來。一同去謀害李來德麼。但他們三人的力量。都足能制服李來德。用棍擊死他。用鎗打死他。用刀戮死他。或是用拳頭毆死他。都能綽綽有餘。不必把他打成那個模樣。纔能把他置之死地啊。再有一樁不可解

的事。便是那個怪物。是德柔的幻覺麼。是伊有意這樣說。表示伊非有心打死李來德麼。那怪物又是甚麼形狀呢。

第二章

戈蘭苦苦的深思了一夜。直到天色大亮後。複雜紛亂的思潮。纔暫爲停息。起身後。先去拜會驗屍所的醫生魏慕義。和他談論了好多一會。再一同來到地方律師的辦公室。和地方律師艾達士警務總監威得。又開一次會議。討論李來德案。各人就座後。戈蘭首先開口說道。方纔我和魏慕義醫生討論了好久。竟得着一個新發現。我這裏有幾張放大的照片。都是李來德技術室中的景况。如今要請你們先細細

的察看一遍。也許能個得到同樣的新發現。祇可惜當初我們在照片上都不會看破這一層。否則李來德的屍身尙未入殮。在屍身上再查看一回。那就越發真切了。不過如今能個看破。對於探查本案。仍有絕大的裨益呢。這三張照片中。都是照的李來德的屍身。他頭上的鎗傷和胸前的一支箭。不是都照得很清楚麼。艾達士道。是的。看得很清楚。但我從本案開始到現在。這幾張照片。左看一遍。右看一遍。差不多已看了一百遍了。似乎並沒有特異而應該注意的要點呀。戈蘭道。你以爲並沒有特異而應該注意的要點麼。你以爲他頭上和胸前不過有個傷痕罷了麼。艾達士道。據我的眼光看上去。實在沒有特異

的要點。那自然用不着注意了。戈蘭掉頭向威得道。總監。你意下如何呢。威得道。我的意思。和艾達士一樣。祇看出李來德頭上和胸前的兩處傷痕。並不見再有別的甚麼呀。戈蘭道。你們既能看見他的傷痕。話便容易說下去了。像他這樣重大的傷痕。應該是血漬模糊。纔是正理。但他的傷痕四周。却並無血漬。這是甚麼原故呢。威得道。着啊。應該是血漬模糊。他怎會沒有呢。戈蘭伸出手指。懇切的指示着。一壁說道。你們看呀。這裏……這裏……這裏。看得出有一些血漬麼。鎗傷和箭傷的四周。都沒有血漬啊。艾達士忍不住失聲喊道。上帝啊。我相信你的話。一些不錯。怎會沒有血漬呢。這可是萬分奇怪了。戈蘭道。果

然奇怪。果然奇怪得很。正因在這種萬分奇怪的情形之下。魏慕義醫生和我的意念便完全成立了。威得拿起這放大的照片。走到窗前。借着充足的陽光。再細細的察看。看了好多一會。纔回轉身。把照片還給戈蘭。說道。戈蘭。你的話果然不錯。這是甚麼原故呢。魏慕義醫生先向戈蘭點了點頭。便向威得和艾達士道。從學理上說。凡人不必受着這般重大的傷。已應該是血流如注。但如今細看這照片中。人頭上和胸前的傷。却都沒有血漬。因此便可斷定這位李來德先生之死。並不是爲着這兩處傷了。換句話說。這兩處傷和他的死。實在是沒有關係的。威得道。你說的是甚麼話。當真沒有關係麼。戈蘭也道。他實在

不是因受鎗傷或箭傷死的。怎麼會死的呢。魏慕義接着道。祇因他的屍身早已殮埋。不能取出來當做實證。否則我一面指點。一面解說。你們必容易明白。不過我根據着學理。確信這兩種傷和他的死。實在沒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威得道。上帝呀。那末害死他的是甚麼呢。艾達士也道。他既不是因這兩種傷死的。爲着甚麼死的呢。魏慕義道。他究竟被甚麼害死的。稍緩再說。現在先說他決不是因這兩種傷死的罷了。威得忽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大概以爲他是先服了毒。然後纔……魏慕義不等他說完。便道。不是的。我並不是這個意思。我且斷定他並未服毒。當我初次應召去檢驗他的屍體時。曾非常仔細的

檢驗了一遍。單看那隻籤條上標明毒藥的空瓶。似乎瓶中的毒藥已被他服下。但他嘴裏和嘴的四周。既無有毒藥的碎末。也沒有發炎或腐蝕的現象。胃管和內臟中。也沒有毒藥的痕迹。照常理而論。凡是服毒的人。因神經已非常興奮而紊亂。決不能仍有靜細的心情。把所服的毒藥收拾乾淨。不遺留一些。而身體上發現的服毒的徵象。更是無可隱蔽。一經檢驗。便能明白的。但李來德的屍體上。既無絲毫服毒的徵象。也沒有遺留的毒藥。因此我相信他並未服毒。威得道。但是你會說……魏慕義接着道。我會說我不信李來德是受鎗傷或箭傷死的。我不妨再細細的解釋一番。他倘是因鎗傷或箭傷而死。那傷

口裏應該冒血不止。如今怎會並不見有血漬呢。倘說他單因鎗傷而死。那就更不足信。因為鎗彈是打在他的頭上。他的頭又掛在睡椅的邊沿上。血的流動和水一般。本是向下的。論理流出的血應該非常多。睡椅旁的地板上。應該有一大攤血。纔覺合理。但你們記得那地板上可有血漬麼。如今再細看這些照片。光滑的地板上。可有一點血漬麼。不必說是一大攤了。艾達士道。是的。你的話一些不錯。果然未曾瞧見那地板上有些血漬啊。威得也道。是的。果然沒有的。你說起來。我也想着了。我記得六日的早晨。接到戈蘭的電話後。趕到那技術室裏。不見地板上有一些血漬。原覺得非常奇怪。祇因後來我的注意

窗中怪影錄

力用在別的物件上。思想力也用在別的物件上。便忘却這一層了。艾達士又問道。魏醫生。關於鎗傷的疑竇。你已說得明明白白。再有那箭傷呢。魏慕義道。箭傷和鎗傷。微有不同。假定那支箭是受了重大的彈動力。射中了李來德的胸前。那末箭頭陷入他的皮膚以內。箭桿正有如是個木塞。把傷口剛正塞住。血雖不容易流出。亦必在皮下流動。但據驗屍官當場檢驗。死者胸膛內部筋絡的空處。並不見有血流。這可知他斷氣的時候。必在中箭之前。艾達士道。你說他斷氣的時候。是在中箭之前麼。你以為他中箭時。已經死了麼。已經被旁人害死了麼。魏慕義道。是的。我正是這個意思。艾達士道。他斷氣的時候。大概

是在中了德柔的鎗彈的當兒罷。魏慕義道。你若問我的意見。我可以回答你。他斷氣的時候。還在鎗之前。艾達士道。這樣說來。這些……威得插言道。這樣說來。德柔和焦迪都不能算是真凶了。魏慕義道。是的。艾達士道。你可曉得真凶是誰麼。魏慕義道。這可不敢亂說。我祇知根據醫理和生理。說出這一番推論來。至于再推定真凶是誰。應該怎樣去訪拿。那却是你們三位的職務。我不敢越俎代庖。不過你們倘要我做證人。我却不妨把方纔講的一番話。對堂上再講一回。艾達士道。你倘對陪審官這般說法。他們必然判定德柔和焦迪無罪了。威得道。戈蘭。魏醫生的這番推斷。你以為絕對的可信麼。戈蘭道。總

監。是的。除掉他這番推斷。怕不能再有理由更加充足的推斷了。本來昨天夜裏。我也曾仔細推敲過。也會這般想法。以為李來德所以送命。並不因為這鎗傷和箭傷。因為他受這兩種傷的時候。他早就死了。死後纔有的傷。怎能認做是結果他性命的傷呢。威得道。假定是這樣。魏醫生的推斷。尙未曾完全宣布呀。艾達士也道。對呀。再有呢。魏慕義道。再有甚麼呢。威得道。既然說德柔和焦迪都不是真凶。——他們究竟是不是。我個人尙不敢斷定。不過假定他們不是真凶罷了。——李來德自然並不是被他們害死的。那末他是自殺麼。魏慕義道。決然不是自殺。怎麼忽又提起自殺來呢。威得道。既然又不是自殺。請問

李來德究竟是怎樣死的呢。魏慕義道。方纔我已經聲明過。這一層我却不敢亂說……戈蘭接着道。總監。自從本案發生後。你會說過偵查本案的一切手續。都聽憑我便宜行事。不必一一奉命于你……威得不等他說完。便道。我會說過這話的。所以從起頭到現在。我未曾干涉過你一次啊。艾達士也道。這個自然。事權專一。纔能迅速成功。你既實力進行。誰也不應該干涉你的。戈蘭道。這樣很好。魏醫生。你便把你化驗所以的結果。一齊說出來罷。魏慕義這纔道。我是個驗屍所的醫生。偵查案件。本和我無關。但我覺得本案的情節離奇。很有趣。便引起我的好奇心。不肯袖手旁觀了。我的住處和李來德家相距很

近。尚不足半里路。我和他也有點頭之交。並曾坐過他的汽車。前往驗屍所。或是從所裏回家去。他也曾坐過我的汽車。我和他可算是素來相熟。不過這和正文無關。我不過順便說罷了。至于這一段正文。本久已藏在我的腦中。但遲遲不敢對你們直說。一則因為我是個醫生。應該祇做我職務以內的事。多管閒事。難免被外人物議。二則我說出的話。倘是正確。到也罷了。萬一竟和事實不符。完全是我的誤會。那豈不要被外人笑話。說我賣弄聰明。反而自討沒趣麼。威得道。你未免多慮了。不妨對我們直說。不論說的是甚麼。有沒有價值。儘管說出來便了。我們既不要你負一些責任。縱有誤會。我們也決不宣揚出

去。這樣你總可放心了罷。戈蘭也道。魏醫生。那末你便說罷。萬一有誤會的地方。算是我的誤會好了。其實決然不是誤會。而且總監和艾達士以及我。都是緘默的人。決不會把你說的話。當做新聞般講給別

人去聽的。魏慕羲道。那末我再鄭重聲明一聲。今天我對着你們三人講的話。在未曾證明果然無誤之先。你們千萬不可宣揚出去。威得道。應該這樣的。你儘管放心。快些說出來罷。

上海

中外書局出版

產兒限制 實驗避妊法

精裝一冊 價一元

女子生育。性命堪虞。生生不息。又不堪其負擔。本局有鑒及此。特延生理專家。編輯是書。從此男女兩界。生育可以避免。將來如欲生產時。仍能受孕。蓋書中方法。均由實驗而得。百試百中。

◀ 總代售處 ▶

上海四馬路

大陸圖書公司

◀ 分售處 ▶

各省各大書坊

時 事 彈 詞
風 流 罪 人
映 清 女 士

風流罪人

第十二回

縈愛慕當秋憐瘦蝶

求婚姻破曉訪英姿

甄超英趁着賈曇花轉身入內的當兒。急忙伸手下去。把那張鮮豔奪目的信箋。輕輕拾起來。也無暇觀看。就拿來摺成長方形。放在自己衣袋裏。預備帶回家去。好等晚間人靜的時節。在燈下取出來細細的賞鑑。曇花進去不久。手裏拿着一件東西。笑嘻嘻出來。遞給超英。說道這張照片。請甄先生看看好不好。超英接到手。先還疑惑是曇花的小影。一看這照片的圍圓很大。便從蠟紙封套裏抽將出來。方曉得是善成學校十週年大會所拍的。中間一排坐着老少不等。諒必是校董教職員等人。前後兩排。便是該校許多女生。年穉的盤膝坐地。年長的挺身玉立。難得却沒有一個拍得姿勢不好的。曇花問道。這張照上頭幾位董事。甄先生大概多熟識的。超英搖搖頭道。這倒未必。為因兄弟久客異域。住在家鄉的日子很少。去年雖說回到祖國。在杭州暫住。然與一班政學界中的有名人物。懶得和若輩通聲氣。故除掉幾個親

第十二回

一

戚故舊。簡直好說。不認識的居多數吧。不過他們的大名。不常在報紙裏頭看見罷了。見着面。恐怕彼此還不大相熟呢。此刻曇花站立的所在。與超英僅隔着一張紅木嵌大理石的小方桌子。超英看好了照片。仍將紙套拿照片插入。正擬交給曇花。見他已雙手來接。不防曇花袖子管裏發出一股甜蜜蜜的香氣。直向超英這邊送來。登時聞得那個超英如醉如痴。仰首微睇。覺得賈曇花溫柔旖旎。別有一種風流動人的容貌。

他真是 又驚又愛怎迴眸 霎時間 鉤起胸中萬斛愁 思量我 一自樸
人來紹介 不常的 推敲文字近粧樓

像他這樣女子。生長在這齷齪社會上。毫無習氣。要算得是鶴立雞羣的了。

你看他 潮流惡習無沾染 吉羽明光逐上流 切磋往來常聚首

他不是單單在文字科學上具有見地。就論到一切交際品行。和厚機警。怎不令人佩服。

又豈徒 英明莊重絕愆尤 怪不得 樸人極口言稱讚 初無愧 巾幗清
才第一流 婚媾若能逢此女 尙何不足在心頭 最可嘆 萱堂年老無知

識 把吾的 百歲良姻艸艸謀 待得學成回祖國 蹉跎歲月木成舟 非
關我 超英傲物看人賤 所慮的 門戶相差兩不侔 日後思量無好處
家庭難免勃谿羞

與其勉強下去仍舊要弄到分離地步。

倒不如 解除婚約消災障 向這邊 布腹推心話好逑 那超英思慮紛如
神色異 早未免 語言吞吐鯁珠喉 曇花怎解其中意 目覩超英腹內籌

這照片給他看看。如何他容顏變色。不信這裏頭有甚關係。吾倒懊悔多此一舉了。曇花把照片擱在壁
爐的架子上。想要問問超英。究竟爲着甚麼不快。一時又覺得難以啓齒。

半晌尋思無一語 歡容頃刻變愁容 吾與他 論文聚首時非少 從未見
座上呆呆此日同 因甚不歡誰識得 早難道 偶觀照像惱心胸
呀。這倒奇了。

猛聽得 角門響處飄兒進 步近嬌容話唧喁 袁宅大房琴小姐 飭家人

送來節禮候廂東 如何收受來開發 應請千金指示從

曇花道。送來的禮。你可看過嗎。共是幾樣。飄兒道。婢子已看過。一總六樣。曇花道。這何須定要我去開發呢。你替我揀輕受他兩色。餘者退還。酌量給幾角洋錢的力錢。用紅紙包一包。叫他轉去。太太小姐跟前。請安道謝就是了。

聞命侍兒忙出外 超英告別座抬身

曇花道。時光甚早。甄先生如沒有要緊公幹。稍坐何妨。超英道。我尚有些俗事。須往料理。就此告辭。請女士勿送。曇花那裏肯依。

殷勤送至牆門首 方始回頭向裏行 不表曇花疑訝甚 且談甄氏轉家門

滿腔煩悶頭昏眩 偶感涼風嗽不禁 迅速到家嫌怯力 就在那 客堂

交椅略存身 裏邊步出生身母 後面跟隨姊氏行

講到超英的家庭。本極簡單的。自他父親過世。這位甄太太撫養一雙子女。好得甄翰文在日。是個一錢不施。兩錢不用的。故而巴結了半世。死下來薄有田產積蓄。不致嗷啼飢號寒。仰別人的鼻息。等到超英

中學堂畢業。甄太太又託人設法。考入香港皇后大學。雖所費稍巨。終可支持得去。超英大學卒業。領了文憑回來。甄太太何等快活。超英的姊姊綠韻已在杭城善成中學畢業。姊弟二人侍奉一個老母。倍極孝順。曉得父親見背。多靠托母氏經營節儉。得有今日。自然言聽計從。沒有違逆他老人家的地方。甄太太人是知足得極的。三個兒合緊了過日子。便成就個快樂家庭。一切社會上閒是閒非。多不去管他。益覺心平氣和。但母子感情。既好到極點。超英又學問人品。多是頂兒腦兒。博得有目共賞。甄氏門中。不可謂非萬千之喜。兩年前甄太太便急急要替他兒子對親。事有湊巧。超英有個遠房爺叔。向來在上海做洋貨生理的。大號叫做秀夫。那年端午節邊。到杭州收取幾筆同行中批發賬款。順便來超英家裏。張望嫂子與姪兒。甄太太談到超英年漸長大。却一時沒有門戶相當的人家。好替他取一頭親。吾家裏也可添個人做幫手。甄太太一問。恰好秀夫說起他有個知己朋友。姓洪名叫子容。也是吃洋貨飯的。原籍洞庭山。他倒有兩個女兒。尙未受聘。會托他覓婿。品貌都生得不差。吾不常到他家裏去。全見過的。大的二十一歲。小的十八。嫂嫂如若有意。可要我去請張八字來算算看。這是極便當的事。甄太太道。這倒甚好。叔叔作媒。決無花言巧語。哄騙我的道理。我自然相信得過。他因爲要與兒子好日的心太切了。遂也沒

有向超英提起。得他的同意。竟媽媽糊糊請過那個小姐的庚帖。叫瞎子去算。禁不得瞎子胡言亂語。說得花好稻好。甄太太深信真是兒子的姻緣。購過超英。將親先自定了下來。後首超英聞悉這莊親事。不大合式。已無法挽回。心內便打定了一個陰乾大吉的主意。若若久久不討。他們不耐煩。吾便好尋些事。邀媒人和女家講開。正不必家庭中。先使母氏失歡。及謝樸人紹介他與曇花相見。經過幾個月的往來交際。情性兩相契合。就是碍着有此先着。否則超英早將求婚志願。呈露于曇花之前了。譬如講到社會上那班浮滑子弟。今日討一個。明日丟掉再討的。原屬不在少數。但超英是個極正派的。焉肯效學他們呢。今日無端被曇花失落的一封書信。打動了心事。看看曇花。生得真似天女一般。想向他求婚。忽又轉着母氏早經替他聯對姻親的念頭。無奈快快回來。心裏百不自在。面孔上就顯出無精打彩的樣子。

勉強開言喚母親 雙眸注視欠精神 甄太太 看兒神氣殊平日 轉覺胸
中忐忑生 笑問方才何處去 吾兒身子可安甯 超英回答生身母 孩兒
在 賈府勾留閱舊文 一日三餐從未減 自然強壯有精神 母親何用多
疑慮 堂上興居請自珍

甄太太道。平時看你。終是見着我十分愉悅。爲甚此刻回來。你自己不覺得。好似與人嘔過氣的面孔。故而問你身體上可有不舒服的地方麼。超英道。吾一點不覺有甚不舒服。請母親放心。

那超英。敷衍片時房內走。新衣脫卸舊衣更。袋中取出詩箋紙。

正欲展看。聽得甄太太腳聲。像是要走到他房間裏來。性急慌忙。把信箋向枕頭底下一塞。

免被娘知有話論。詎料入房非己母。是一個龍鍾陸氏奶娘身。

陸奶娘還是乳哺超英的時節。進了甄家的門口。迄今已有二十多年。從沒有登過別家。甄太太與超英。都可憐他家中沒有人的了。就留用着他。粗笨生活。另外雇着一個娘姨去做。祇叫他應酬應酬茶水。超英吃的點心。洗淨的衣服。收管摺摺。這陸氏人倒極有忠心。無論甚麼東西。終替主人打算做人家。決不肯有絲毫糟塌。在超英呢。常念他吃大自己的。娘親之外。他把這陸奶娘尊之重之。不當他尋常雇用的娘姨阿媽看待。陸奶娘終感激少爺有良心。萬分知足。渾如自己人一般。步步着心。處處留意。有許多生活。雖說甄太太不叫他做。看不過的地方。他仍是幫助着。勿貪懶惰的。所以甄太太倒也罷不了這樣一個人。前幾年他還有個螟蛉的女兒。嫁在黃渡鄉下。每年有一兩次。要告假前去望望。現在那個女兒已

死。女婿貪酒好賭。名式是做木匠。一月裏頭。不知可有十天。是他有生活做的日子哩。陸奶娘見着他頭也痛了。所以終年到頭在超英家裏。真是一無走處。超英喜歡吃的東西。陸奶娘無有一樣不知道。怎奈他出身窮苦。勞勞碌碌過了半世。年紀不過五十四歲。早已白了頭髮。逢着節氣。常要東痛西癢。故人家看他外貌。定要估量是六十開外。七十將近。誰知花甲還沒有到呢。陸奶娘此刻到超英房中。便問他。燉好一罐蓮心香粳米粥。可要盛來吃嗎。超英答道。肚裏不覺得餓。我現在還不要吃。陸奶娘人雖龍鍾。一雙眼睛倒極兇的。聽見超英回頭他說不要。便對他面色看看。曉得他今朝定遇着甚失意的事體。陸奶娘道。如此末。稍停待我來盛給少爺吃罷。好得炭團大。一時也不會就過的。陸奶娘口內雖是如此說。恐超英不就吃。炭團完了。粥要冷。退出房來。逕往廚下去了。超英見奶娘已去。忙把兩扇房門關上了。在

床門前一隻交椅裏坐定身子。倒忘記枕頭底下的一封書信。獨自坐在那裏默默出神。

支頤靜坐細思量 此事看來待執商 若說退婚娘不允 要儂遷就悶衷腸
究未知 玉人視我如何樣 片面相思結果僵 最好與他當面說 免邀媒
灼費周章 曇花慨諾無他道 我自能 懇切陳言向母商

超英想吾說上去。如果不生效力。吾那邊洪家這頭親。決計也不要。情願抱個獨身主義。免得日後受累。他臥室的外面。就是個四方天井。天井房中栽種一棵桂樹。花蕊纍纍。開放得極其茂盛。超英打起那一桁疏簾。濃香馥郁。隨風吹送到鼻邊。好不歡喜。舉首仰望。但見天際羅雲。薄的厚的。鋪滿在東天。彷彿橫拖幾疋白練。暗歎世人。無論工藝若何精巧。做成的許多絲織品。那有這種澄澈的光華。沿牆脚排列十餘只小花盆。盆底下的虫聲。你唱我和。斷續爭鳴。恨科學還未能研究到能辨別虫語。雖勞着他們鼓翅振翼。鳴聲唧唧。而無人曲慰其幽怨。徒剩秋風落葉。陪伴着輩的無聊。亦大可憐已。

超英是 對景興思意味枯 自傷歲月半蹉跎 留歐志願成虛牝 八口還
憑祖業糊 人在少年當奮勉 鞭揚祖逖敢踟躕 怎奈這 各方變亂難窮
極 遠走他鄉母倚閭 姊氏縱能歡膝下 叫閨娃 勤權子職欠相宜 上
月間 瀋陽至友函相召 有一席 薪水從豐副礦師 說與娘親眉作結
嫌他道遠費愁思 教儂帶着全家去 局勢焉知是與非 見解老人工異趣
苦難應變趁時機 到後來 表兄相勸娘承諾 那前途 早聘他人訂約

期 株守在家杳無謂 英雄髀肉恨何如 常蒙國外同窗友 近况相詢記
簡書 欲覆數行心緒惡 愧疎寸進負頭顱 轉不及 秋花香豔邀人賞
含笑風前意倍舒 胸悶總多誰可語 只落得 月圓花好慣愁予 超英俯

首頻思想 日定雙睛暗自吁 瞥見那 蝴蝶一雙簾外過 飛飛故故近階除

不禁微嘆一聲。看蝴蝶雖是虫類。他倆的戀愛。倒沒有人能拘束的。我枉爲了一個人。却萬不及蝴蝶自由。隨己所欲。要往東就彼此飛向東。要往南就彼此飛向南。并且你依着我。我親着你。絕無厭棄的思想。超英痴想了一番。這時太陽落西。滿屋子裏的光明。慢慢地暗起來了。陸奶娘一手盛了碗粥。一手泡了壺茶。進來對超英道。少爺粥已盛在此了。快來吃罷。再遲炭結一完。溫溫吞吞。吃下去。要不適意的。超英答應。走到臨窗桌子邊。拖過一把單靠。坐好吃粥。照他心裏。今天這碗粥。頂好吃。半碗就足。噫。怎奈陸奶娘站立在旁。對超英監視着。生恐剩下來。他必然要查三問四。故而超英勉強將粥吃完。覺得腹內有些脹。把空碗交給奶娘收去。自己立起身來。披了長衫。走到大門外。想去散散步。藉資消化。

踱出牆門日已西 林間宿鳥覓巢棲 前行數步街心立 只見那 步擔肩

挑走若飛 暮色漸昏回府第 電燈光亮照書幃

陪着母姊吃了晚飯。超英說是身子困倦。我要進去先睡了。甄太太道。你天天清晨早起。自要困倦的。早些睡覺。養養精神。超英到了臥室裏來。門好門。枕頭底下。摸出方才在賈曇花那裏拾着的一封信。展開在燈下觀看。

片面情緣結得奇 竟貿然 要求婚約語支離 諒來不是清高客 信筆成
書越禮儀 志趣獨超巾幗秀 肯教俯允把身妻 怪不道 怒容勃勃雙渦
暈 愁緒深深蹙黛眉

若非吾超英悉心觀察呵。曇花。

幾乎你 百喙難辭輕薄咎 徒贏羞惡沒終期

所以公開社交這句話兒。不知葬送人家多少好女子。想起來真是可恨。

當初你縱遊湖去 怎許相逢與乃廝 未識可曾通一語 引得那 狂蜂顛
倒病成痴

不然男女的愛情也斷非會見一面便根深蒂固。無法搖動。像這個姓沈的直可謂爲世界上第一個呆子。

待我來 明朝再候曇花去 伸訴衷腸日夕思 權把書函留在此 看他回

答是和非 便曉得 兩人果否成前約

若使姓沈的單單自己的意思和曇花訂婚。曇花心中確沒有那個姓沈的。

定有佳音報我知 壁上時鐘鳴十二 催人安睡莫差池 超英忙把箋藏好

解鈕寬衣入夢遲

陸奶娘奉了甄太太的命。在超英房外探過幾次。先見燈光明亮。曉得他還未睡覺。後來再走過來。見裏面電燈已熄。方始放心。各自上床安睡。到了明朝。超英吃過早膳。穿好衣服。便對娘說。出去候一個朋友。午飯不一定來吃。請母親不必等候。甄太太答應了。超英更不耽擱。戴上帽子。提着手杖。逕到曇花這邊走來。他先要走過賈府的後門。抬頭一看。後門首站着兩個傭婦。在那裏淨馬桶。只因超英不時來看曇花。他們都熟識的了。一個夏媽。更是歡喜鬧講張。一見便問道。甄先生到那裏去。超英答道。我到你家來。

不知小姐起身麼。夏媽道。若說我家小姐。老清早終是第一個走起身。已下樓在書房中讀書寫字哩。超英聞說。懶得曲到大門裏進去。就叫兩個傭婦讓條路。打從後門進走。走過後天井。抄到廳前。

誦聲朗朗出書軒。他正把精選韓文讀幾篇。祇爲着早起用功多進益。

神清氣爽興無邊。一篇未盡超英入。笑立躬身把客延。

道甄先生早。超英道。女士早。雖說晨起讀書。比晚間要好幾倍。但是眠遲起早。與身體上不甚相宜。頂好須能睡足八小時。庶日間精神不致疲乏。生倦。曇花笑道。說也奇怪。我每天早上。一到六點鐘。定要起來了。若是再睡。等到起來之後。轉覺得一天要不舒服。不知甚麼緣故。因此起早。久成一種習慣。其實沒有事做。稍遲原屬不妨。甄先生。你在府上。大概六時也必起來的了。超英道。索性我極貪睡。還是那年害了一場傷寒症。愈後常覺沒有氣力。精神委頓。後來牛醫生叫我睡得早。起得早。多調換新空氣。減少食物。如是行之一年。果然神完氣足。體魄日強。我深信他的說話。很有價值。到如今無論若何。不敢沾染暍晚朝的惡習。曇花點首稱善。便問超英道。甄先生諒還未用早點。吾這裏有極好的鷄絨麵。我去叫他們下一碗來。起英道。不客氣。舍間吃了點心出來的。可不勞你費心。曇花道。這個麵性質輕靈。吃一碗那裏會

飽好得袁法省便。你請少坐。曇花說完話。早已進去關照甄兒。不一時仍出來陪着超英閒談。超英斯時定一定神。

啓口先將女士呼 說道吾 有言欲吐久躊躇 未知可獲卿原諒 共奮精神幸福圖 今早特來求解決 還希明示免模糊 曇花頓覺全身震 聞語沉思判斷無 不信向儂婚約請 這其間 豈能發付在須臾 不得已 櫻唇微啓先生喚 卓見難猜究若何 明白未妨言指教 曇花雖 身居巾幗不胡塗 說來倘使宜遵命 就叫我 赴火蹈湯胆亦粗 座上超英顏忸怩 心中想想。吾還沒有說出求婚的話。他已態度嚴肅。一變初時柔媚歡笑的樣兒。不要說出之後。被他當面羞辱我幾句。怎生落得落台呢。還是不要去說的好吧。超英把渾身電力。彷彿開足馬達。轉動得異常迅速。那裏止得他住。曇花見超英不語。

益滋疑竇在心窩 得無偶爾錢艱窘 欲懇通商貨弊輸

然而這種事也值得若是周折。我曇花素性慷慨。難道看師生分上。一二千兩銀子。拒絕不肯通融的麼。

你也太免輕視於我了。便道甄先生有話儘管請講。況且又沒有第三人在此。超英聽曇花說到沒有第三人情腸熱度。陡增數倍。幾欲狂沸起來。細思這句話已分明向我暗暗有所表示。我何必再要囁嚅不說。坐失機會呢。

略定心神露笑容 超英是 渾身電觸樂無窮

回首看見窗上陽光。返襯着五色玻璃。

陸離美奪春花豔 溫暖遙遮斗室風 的是愛神臨此地 賀儂百歲兩心同

畢竟甄超英對曇花說些甚麼。曇花是否答應。

姑收筆硯圖休憩 把他們 細細聲明待十三



凌雲軒雜錄

凌雲影女士



作本色人。說根心話。幹近情事。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憫濟窮人。雖分文升台。亦是福田。樂與人善。即隻字片言。皆爲良藥。

膏梁積於家。而剝削人之糲糶。終必自亡其膏梁。文繡充於室。而擷取人之敝裘。終必自喪其文繡。

肆傲者納侮。謙過者長惡。貪利者害己。縱慾者戕生。氣忌盛。心思滿。才忌露。

以虛養心。以德養身。以仁養天下萬物。以道養天下萬事。

不自重者取辱。不自畏者招禍。不自滿者受益。不自是者博聞。

事有急之不自者。緩之或自明。毋急躁以速其戾。人有操之不從者。縱之或自化。毋操切以益其頑。

以和氣迎人。則乖沴滅。以正氣接物。則妖氣消。以浩氣臨事。則疑思釋。以靜氣養身。則夢寐恬。

深沉厚重是第一等資質。磊落雄豪是第二等資質。聰明才辯是第三等資質。

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

吝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吝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

真聖賢。決非迂腐。真豪傑。斷不粗疏。

謙美德也。過謙者懷詐。

默懿行也。過默者藏奸。



社會趣聞

卿須輯

錄之以供博物家之研究。

●饑哉老師（北京）

▲有點心先生饌

●樹中有字（廣東）

▲何不送博物院陳列？

新會縣荷塘恆美李三希祖祠對面之樹木向來不加斬伐。近以柴荒之故。不免有人思量及此。於是且且而伐。頓成灑灑之形。中有古年老樹一株。枝幹甚大。甫將樹枝

社會趣聞

擘開。忽露天然字跡。體格秀勁。字畫玲瓏。別有二樹枝。亦照樣有字跡。其一之四字係屋舊今敗。其二之四字中有二字為斧傷去。只存其小邊有『仁生』二字尙完全者。鄉老爭以為奇。有謂為一姓之朕兆。有謂為一鄉之朕兆。紛紛其說。

西直門外有一小廟。廟內住一村學究田松山者。在廟設立私塾一處。約有學生三四十名。自定一條規則。凡學生每日早晚。必進貢兩頓點心。昨聞有本巷住戶學生王澤林。年十五歲。未將餽進奉。違背學規。當被其打了數板。該生哭訴回家。其母聞之。憤不可遏。立赴學房質問。詎田強詞奪理。致雙方

衝突起來。後經鄰人竭力調停。始將王姓婦勸走了結。

●好貴的照片

(湖南)

▲二百塊錢一張

前任長沙釐局收支之黃某。腰纏頗豐。欲納小星。以娛晚景。從慣作媒婆何常氏介紹。言某家有一碧玉。渠母愛若掌珠。惟家用維艱。請我作伐。以輕負擔。大人有意納妾。此機不可失。有相片在此。請君觀焉。黃見之眉飛色舞。喜不可言。即

將相片收留。媒婆稱言。須備身價洋四百元。始可作妾。黃當付洋二百元。並言餘款俟接親日照付。媒

婆出門。黃再四叮囑。將近一星期

之久。杳無音信。黃派人至何常氏家詢問。始知早已他遷。不知住所。

黃聞之。異常追悔。以二百元買一張相片。價雖太貴。其實尙值得焉。

●甘肅有「怪水」

(山東)

▲自治主任教了別字

海陽自治所主任某。未被撤職時。登

台教授。涇原道讀成怪原道。學員向其辯誤。伊又大書黑板曰。甘肅

有怪水出焉。又關中道讀作閩中道。學員又起質問。伊答以係閩中

之舊稱。有學員鞠某贈以聯云。涇作怪呼。差已遠。關將閩讀。謬尤多。

又某之父。一夜夢見門內一蛇。大驚出走。又有水阻路。及醒。情人解

夢。某君笑曰。門內蟲。非關將閩讀之閩字乎。水阻路。非所謂怪水乎。

聞者爲之哄堂。一時有精(諧涇)怪主任之稱。

●改良棺材（北京）

▲臭皮囊可似金剛不壞

裝殮死屍之棺柩。古時曾有用石用鐵製造之說。然亦罕觀。習慣上多用木製。普通人則用杉楊榆諸木材。而富家或用陰沉花板紅黃柏等木。蓋為求其堅久不朽。故其價值恆逾千元之巨。近日忽聞西城新街口地方。有一家棺材舖。發明一種價廉質堅之新棺。為前此所未有。現已製出一具。以作標本。聞此項改良新棺。係用洋石灰合

細石渣為原料。中間夾有薄木板

以作模型。其價約在二三百元。謂

埋在潮濕地下。可經數百年不壞。但風鑑家對於此項新棺。頗持異議。謂與生人死者皆無益處。蓋人之求牛眠吉地以葬者。原因地質含有風水氣脈。故能興發後人。倘用此石灰棺以葬者。則將死入與地氣隔斷。實與後人無益云云。因此該棺製成後。尙無過問者。逆料其改良計畫。恐歸於失敗一途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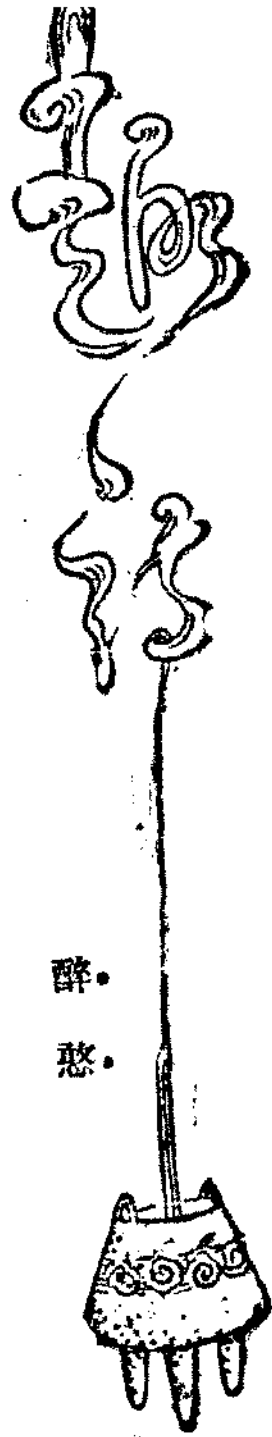
●瘋人之惡作劇

▲迭次誣告鄰友窩匪

哈爾濱郊外顧鄉屯有住戶名王世正者。於數日前向特警第五分署之某分所報告。謂吾久為胡匪。但現已歸正。當為匪時。作惡多端。如某處之搶。係吾所為。某人之死。係吾所殺。滿口匪中黑話。言之歷歷如繪。又謂吾雖學好。而當時同夥之人。迄仍為匪不悛。一一指其姓名。今因某事。彼等欺吾太甚。吾氣不過。特為報聞。警所中人以

其類似瘋症。揮之使去。彼謂吾並不瘋。君等幸弗誤會。言時并出小斧。指爲當年綠林兇器。警所遂稍稍信之。及令其詳述案情。又謂此案重要。非至五分署不言。遂又派警押往。供稱距此八里之某屯某姓。久慣爲匪。昔日與吾同夥。現仍窩藏匪類。其家窩有快槍六十枝。子彈若干。卽埋於火炕之下。該署中人以其言之鑿鑿。而又案情重大。當由署員率差遣警十名。披星而往。先派人走告相近警所。將某姓家包圍。然後不容分說。一面將人看守。一面拆毀火炕。詎辛勞半日。一無所得。雖搜出手槍獵槍各一枝。而皆領有槍照。此時大家悵然若失。某姓家人當詢往搜之署員云。諸君之來。非據王世正之報告乎。曰然。主人乃渙然曰。此炕自築成以後。因受其人之報告。而被拆者。計此爲三度矣。余此後當不復再築。蓋其人與余素甚交好。并無仇隙。惟素患瘋症。二三月必一發。發則卽捏報余爲匪。捏報一次。此炕卽被拆一次。言至此。衆爲之軒渠不止。遂將原被告連同槍枝槍照。一併轉送特警處。該處司法科查驗槍照。亦謂業已受驗三次。除原告由地方團體保釋外。被告則送警察醫院醫治。聞某人在鄉里中。富有土地房產。故自首爲匪一節。亦經多數鄰佑證明。謂除患瘋症外。向來安分。未嘗有所不軌云。

★ ★ ★ ★



■開龍放鶯

此翁豪爽慨而慷。不忍梨花掩海棠。獨樂何如與衆樂。雙姬遺嫁少年郎。

■冥偶

一坏黄土瘞雙鴛。墓草青青覆豔魂。肉體如何遜白骨。今離昨合不朝昏。

■豬腰中之人名

烏喙而今意氣雄。全權代表萬民衷。選人選分明記姓氏。深鑄五內中。

趣詩

趣 詩

女招待趣史

黑。牡。丹。開。趁。好。風。異。香。麻。醉。可。憐。蟲。癡。魂。未。克。銷。真。箇。碩。士。原。來。竅。不。通。

知事與警佐打架

狼。奔。豕。突。互。爭。槽。利。欲。關。頭。不。爽。毫。頃。刻。共。丟。人。面。目。縣。衙。打。得。一。團。糟。

女拆白黨

小。人。懷。土。土。生。財。邂逅。良。緣。不。用。媒。篋。裏。銀。圓。齊。化。蝶。倖。而。出。入。理。應。該。

急色兒搶姨太太的紙烟

一。朵。將。軍。心。上。花。亭。亭。玉。立。待。香。車。何。人。急。色。狂。如。許。虎。口。居。然。敢。拔。牙。

前題

多。少。雞。貅。擁。帳。前。一。餐。蠶。食。萬。千。錢。可。憐。花。費。蒼。生。血。保。護。妖。姬。一。捲。烟。

徵求投稿

本旬刊已得當代諸大名家慨任撰述。仍求

海內宏達。隨時賜教。以匡不逮。其或

讀者諸公。雅興所至。揮寫數行。以示鈍根。尤為歡迎。敬當

分別刊布。藉廣流傳。來稿不限體裁。不拘新舊。詩詞歌曲

筆記小說。以及圖畫照片。(社會輿論亦屬筆記之一種)

均所需要。酬金多少。悉遵來示。有不受酬者。亦請自行

聲明。敝處拜領盛情。別圖報謝。作者姓名住址。千乞

示明。以便通信。惟來稿除一萬字以上之長篇外。恕不

寄還。(附寄郵票及自行開列姓名住址之函封者不在

此例)尙祈作者先自留稿為幸。(稿寄上海白克路九

如里蔡育社收)

鈍根拜啟

廣告刊例

地	位	全而刊費	半面刊費
特等	四拾元		
頭等	叁拾元		
普通	二十元		
		拾六元	拾二元

版權所有轉載必究

中華民國十三年五月廿五號出版

社會之花 第一卷 第十四期

實售大洋壹角

編輯主任 王 鈍 根

出版者 蔡 青 社

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

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大陸圖書公司

上海四馬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三三三五號

每十日出版一冊 普通號 每期一角
特刊號 一角五分

(定價及郵費表)

冊數	價目	本埠	國內	郵費	日本	郵費	香港	澳門	郵匯	各國
全十八冊	大洋一元六角	大洋一元九角	大洋一元八角	大洋一元七角二分	大洋一元八角	大洋一元七角二分	大洋一元八角	大洋一元七角二分	大洋一元八角	大洋一元七角二分
全卅六冊	大洋三元	大洋三元八角	大洋三元六角	大洋三元四角	大洋三元六角	大洋三元四角	大洋三元六角	大洋三元四角	大洋三元六角	大洋三元四角

中國五千年祕史大觀

△全書六冊定價四元特價只售兩元
△附贈錦盒一只：滑稽小說兩本

歷代宮闈的穢德淫行……一齊披露

古今朝野的趣聞笑史……儘量洩發

可以得着古今來許多好奇淫巧的祕史

讀了本書

- 一本書上起三皇。下迄近世。凡朝野宮闈。新奇有趣之事。莫不詳載。
- 一本書搜集千餘種之祕籍。經數十人之校勘。探微索隱。無美不具。趣味濃郁。文情雙絕。
- 一舉凡奸妃淫后之醜態祕史。宮廷內外之風流笑話。社會民情之離奇變幻。均各一一輯入。尤稱傑作。
- 一本是分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朝，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太平，洪憲，共二十二卷。共計二千餘類。綱舉目張。有條不紊。陸離光怪。五花八門。可以作小說看。可以當歷史讀。
- 一所採事實。語語有因。事事可徵。絕非憑空結撰者所可比擬。而且文詞淺顯。雅俗共賞。可稱為當代筆記小說之上乘。不可不一讀之。以廣見聞而發笑口。

可以得着歷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趣聞

●上海四馬路中 大陸圖書公司代售 各省書局均有分銷